

中秋月



川三店

25
9
10

記雜城圍

月 秋 中

作翼雲胡

海 上

行印局書華光

1927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版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中 秋
月 版
權 頁

著 者 胡 雲 翼

印 刷 者 光 華 書 局

出 版 者 光 華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光 華 書 局

上 海 四 馬 路
杭 州 保 佑 坊

題記

此次國民革命軍北伐，與北洋軍劇戰鄂中，武昌圍城竟至四十餘日，城內外數十萬生靈，悉付劫灰；豈僅廬舍炸燬，城廓爲墟？人民十之六七均餓斃而填于溝壑，殉于火災，傷于炮彈。婦孺老弱被踐而亡者，尤難指數。此誠有史未經之浩劫，慘矣！著者他鄉作客，被困圍城，含辛茹痛，屢頻于難。自計一生萬死，復活實爲意外之獲得。自圍城脫險後，友人慰問有加，而諮詢圍城經過者尤繁。蓋以報紙所載，語焉不詳；道路傳聞，輾轉失實也。個人解說頻繁，口舌爲勞，爰作斯篇，用資友人之傳閱，兼以紀念再生，並無何等深意。今復得光華書局之贊助而出版，以免輾轉傳遞之煩，于計良得；然非所敢語于創作也。雖云竊冒小說體製，實不過隨感雜筆之組合而已。

胡雲翼識于並非謙言齋

十六年六月六日

目錄

第一都 小劫

第二部 中秋片

第三部 遺書

第四部 寺邊

第一部 小劫

你看那城枕着江水滔滔，鸚鵡洲闊，黃鶴樓高；雞犬寂寥，人煙慘淡，市井蕭條，都只把豺狼喂飽！好江城畫破圖拋，滿耳呼號；鞞鼓聲雄，鐵馬嘶嬌！

——桃花扇十一齣投繯

—

「哦爲什麼牛郎織女每年僅有一度的相會呢？爲什麼天公對於愛情的賜與那樣慳吝？是嫉妬啊還是惱恨人間也有百年的情緣，這無窮的心事怎能在一夕訴遍？只看她倆——牛郎和織女——默默無言，想是在怨恨天公吧！啊啊，不錯，人間的夫婦只有百年，天上的愛情却跟着時間到無窮遠。雖說，雖說一年只有一度的會期，但人間一年，不只是

天上的一日嗎？那就太便宜牛郎織女了。不，天上大約也得一年，不然，何以她們在歡娛裏面却帶着慌張與幽怨……

在純陽酒樓上，純仁無精打采的呆呆望着窗外，真如也懶懶地用兩隻筷子在敲桌邊，敲成很有節奏的音調。他忽然猛地在桌上一拍，呪堂信爲什麼還不快把添的菜送來，是否想把我們一餐飯分作兩頓吃？這意外飛來雄壯聲的襲擊，把我的想頭馬上打成了碎片。「忙什麼呢？橫豎是要添上來的。」我被驚的一刹那以後，心靈依然飛回昨晚的新大劇場去了：筱福山飾那痴戀的牛郎，孟娟君飾那多情的織女，真是天生成一對的可人兒。還有「寶蟾送酒」，飾寶蟾的碧伶，真說不出的膩媚風流，真如却說她是女妖精，這還不是一體兩面的批評啊！啊啊，要是這樣風流俊俏的多情女郎，來點綴我們這無邊寂寞的枯朽堪憐的人生，啊啊……

「呵呀！」純仁忽然吶喊一聲，我倆都吃了一驚以爲發生了什麼巨大的變故。真如

並且站起來：「什麼事呀？」純仁才低聲說：「前線的戰事大約是不十分順利了，你石搬家的真如蛛絲一般。」

「今早的消息真惡劣呢，聽說已經敗到土地橋來了。有說武昌已經隱約聽到前陣的炮聲，所以搬家的便越發多起來了。」真如說。

「武昌聽着炮聲了嗎？」我從靠椅上跳起來：「不見得吧？本來楚人多謠——其實，即使馬上敗到武漢來，除了生命以外別無所有的我們，還怕敗兵的搶劫嗎？」

「我看，他們也太可憐了！因為有了幾個錢，只要有點風聲鶴唳，使東慌西忙，搬來搬去，甚至因此喪却他的生命。」真如繼續說。

「難道『常勝將軍』到了前線去督戰，還不能鎮住人心嗎？」純仁滑稽地說。

「的確，這兩天來人心已經鎮住些了。」真如說：「然而誰能保險『常勝將軍』不會變為『常敗將軍』呢？所以搬家的仍舊是蛛絲一般。」

「總而言之，北軍打敗仗是的確的，而且是很厲害的敗；不然，何以總司令部禁止報館在半個月以內登載戰事新聞呢？我說，你們還是到南京去吧，在我們還沒有死以前，我們還有比金錢更寶貴的生命在，何必留在這危險地？到南京並可以轉換轉換生活的空氣。」

純仁，真如都默然沒有做聲。

「到南京去也好，只是旅費不容易籌，我的經濟狀況你是明白的，從前在中學讀書便不容易，到大學念書更是東湊西挪。于今大學畢業，難道還好向家裏要錢嗎？我的爹爹來信說，以他的經濟能力，居然能夠使我大學畢業，他的責任可說是至矣盡矣，他的精力竭了，他不能再替我服務了，一個大學畢業生的生活問題總可以自己解決了。咳！我的爹爹那裏知道區區一個大學生在社會上算得什麼？」真如說來有些傷感。

「你們不是很拮据的嗎，現在？」我很注意的問他倆。

「一月以前便莫名一錢了。還是純仁家裏匯來幾十塊錢在用着，現在也快完呢。純仁自然也和我同樣可憐的環境，再沒意思向家裏問錢，然而我們的職業却還在飄渺的烏托邦！」

「E校是漢口有名的商業大學，連銀行界都不能插足嗎？」

「銀行界嗎？那裏有我們插足的餘地？」真如有些奮激起來了：「這倒也不是學問上的問題，一萍，我們是老同學，也不必客氣說話，你是很曉得的，在中學念書，我們並沒有自暴自棄過；到E大學念書，我們也不是學問上的落伍者。但是，學問有什麼用處呢？同學有一個姓朱的，降了兩級才到我們班上，畢業論文還是請人做的，于今却當了銀行的會計主任，出入都是汽車！」

「咳」

「說來真也好笑！」真如繼續說：「有個八塊錢一月的位置，一位朋友介紹的，遲了

一脚便被人搶去了。我想，這八塊錢的職業，恐怕黃包車夫也不屑幹吧！我們現在已走到山窮水盡的路，不是自殺，便只有革命。自殺實在太不甘心了，恐怕還是到黃埔去！」

「堂倌！」純仁揭着壺蓋子在壺上亂敲：「什麼職業，什麼革命，暫時莫管那些閑事！我說，還是痛快一下子吃兩杯吧。一萍，你的酒還沒乾一次兒？」

「先生，喊什麼？」堂倌。

「再來半斤汾酒。」純仁望着我們：「半斤夠嗎？」

「不多吃了吧，醉了！」我說。

「醉了何妨？到新劇場去看戲——啊，若是真個能夠和碧伶銷魂，便立刻死却又何惜？那說不出的嬌嬈媚媚，那說不盡的韻致風流……」

「純仁，你瘋了嗎？」真如笑着說。

「瘋了瘋了！我爲她瘋了爲她而瘋，正是我無上的光榮！」純仁果然似癲非癲的說，

是有些醉意了。

「唔，時間不早，我要過江去了，橫豎酒已經吃夠。」我站起來講：「真如，你和純仁大約最近還不至離開漢口吧？」

「今天真過江去吧，一萍，不久我們也怕要離開漢口了，以後的住所是沒定的，橫豎是任怎樣飄泊去，死在那兒也不知道。真是從此一別，便後會難期了。以前五六年我們都是聚會着的，以後呢，怕天涯海角，各人找各人的生路去，總是離散的日子了。本來人生是聚散無常，原不足惜，但趁此席筵未散的時候，我們何妨痛快地歡樂一場？碧伶的戲也是不容易看着的，今晚是她的特別拿手戲『霸王別姬』。我說，一萍，武昌的消息很不好，你何必急急渡江呢？」真如說後歎了口氣，低下頭去。

「也就是因為武昌的消息不好，所以我所以要渡江去看看。第一，我有個堂哥還在武昌，他是人地生疎，而且現在一個錢也沒有；如果困處武昌，死是無疑義的了。他是我一寡孀

的孤兒，我怎忍將他拋棄在他鄉？第二，我的那些書還拋散在學校裏面，沒有收檢一下。那是我數年來辛苦積聚的書，一旦丟失了，我的精神便要失却依憑，還得過江去收檢一下。我想，我們可怕的離別雖在目前，總還得幾天，我只去收拾好書籍，明天便帶着我堂哥一塊過江來，還可以歡聚幾天呢。」

「那末也好，你明天准定過來。」

「除非是被圍在武昌，決不會負約。」我笑了一笑。

這時太陽已經打得很斜了，我們走下酒樓來，已經有微微的醉意。從長勝街到後城馬路一帶，搬家的如同螞蟻子般。往來的汽車，馬車和人力車都盡搬運着行李，比往常驟增了幾倍的密度。那賣報的小孩到處嘶喊着「號外！」「號外！」由那嘈急而慌亂的聲中，證明了戰敗的消息是千真萬確了。我們好容易從人叢中躋到了歇生路口，英租界和華界的交通已經斷絕，笨重的箱物，一概禁止搬到租界去。我便在這裏和真如純仁握別，

向散生路直走，望着一碼頭邊的江漢關走來。

二

「哦，渡江的輪船已經停駛了！」

「划子呢，划子只能夠盪到第一紗廠岸頭！」

「武昌城呢，武昌城門怕都已緊閉了吧？」

忽然一陣微細的響聲在空際震動，接着「轟隆」一下，幾個巨礮連續噴着，一片火光從草湖門外迸發出來。驚的站在一碼頭邊的男女們都「呆若木雞」了。其實大家也只有「呆若木雞」以外又有什麼辦法呢？無論消息怎樣的不確實，但輪渡都已停駛，無論如何，武昌是已經在緊急中了，在漢口住家的自然是幸運兒，這些家住武昌而偶然過江來的便無家可歸了。雖說還有划子，但今日風波險惡，如何能安穩穩渡到對面的岸頭？

縱使能安穩渡到對面，也只可到第一紗廠。據說城門都閉了，那不要死在城外嗎？而且過去的划子都是「黃鶴一去不復返」想來是凶多吉少，這邊的划子自然難免「魂死狐悲」之感，不再肯渡江了。雖也還有爲着金錢的利誘，冒險渡江的划夫，一小划至少也要躋上二三十人，船小人多，其危險孰甚？而且草湖門的火光更熾了，已隱約聽到稀微的槍聲……

「天呀！槍聲呢。」一個站在江岸的婦人突然哭了，手裏還抱着個三四歲的小孩。

「哭什麼？」站在婦人旁邊一個八字鬚的老人似乎很有經驗的說：「難道你哭得過江去嗎？」

「你家那裏知道？」她一邊拭着眼淚說：「我家裏有個七十歲的婆婆，病着四五天了，沒有錢請大夫買藥吃，說今天過江來借點錢買藥，却不料……天喲！若是過不了江，我婆婆不病死也要餓死呢！」

「你沒有公公和男子嗎？」八字鬚老人問。

「公公死好幾年了，男人到河南去當兵，已幾年沒有消息。」

大家都呆呆望着婦人在哭着發怔，有些胆子大的，便邀集些人坐着划子回波濤裏面捲過去了。火光更由草湖門延到漢陽門，槍聲更顯然浙瀝的聽着，還有砲聲。

「呵呵，武昌兵變了！要不是兵變，便被圍着了！」

「呵呵，武昌圍城了！」

接着又是一陣擾攘。

「這算得什麼呀！你們還沒經着『洪楊之亂』呢！」畢竟有人生經驗的八字鬚老兒是沈着些，雖然大家都在慌張，但慌張有什麼用呢？所以大家聽了老頭兒『穩若泰山』的語調，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來。

「洪楊之亂怎樣？」大家都搶着問。

「洪楊之亂嗎？一圍城就是三年。」老頭兒抓一抓八字鬚很有神色的說：「那是好幾十年的事了，我們都還很小。洪秀全死據南京，曾國藩圍攻三年還沒有下呢。還是曾九——曾國荃——從江邊打一條地道十餘里到城下，才用炸藥轟破南京城。」時，好容易破城！」

「天啊！三年。」叢中一人說。

這一來，又立刻引掉了多少人的眼淚，引起了多少人的酸心。

看看天氣是不早了，看看一碼頭的人都慢慢地散去，僅僅能夠渡到第一紗廠的小划都稀而又稀了。晚邊的風，激盪江濤，很有韻節的掀動輪渡的等船飄浮上下。于時，賣「緊急號外」的小孩又悽然嘶着聲音呼喊過來。

——這回渡江是無望了，無望了！本來住在漢口，倒沒有什麼難堪，每晚還可以到戲場裏去消磨光陰。可是，我的那些書籍還拋在武昌呢，追究起來，這些都是身外之物了，何

足希奇？不過總算數年來辛苦積聚成的，怎忍全部捨棄？從此再沒有經濟力來買這些書了，何況原刻本的宋六十家詞，梁任公在日本刻的金井梅和已經絕版的宋人小說金主亮荒淫，都是不容易購着的。這回是拋散了，呵呵，這回是拋散了！這比如喪失我的良友，這比如摧折我精神的安慰……

——還有我的堂兄呢。他的母親在二十歲起便守活寡，一直到現在，五十歲了。安慰她的，她所希望的是什麼，除了這個孤兒？若果死在武昌，他年老的母親還有生人之趣嗎？而且他的來武昌，全是因為我在武昌的關係，我逍遙漢上，坐視寡孀的孤兒之死，這是我極不忍心想到的慘事。天啊！怎樣辦好呢？

從一碼頭沿河街直上，搬家的仍舊蛛絲般紛忙不息，我不覺使走到龍王廟來，恰好有隻開漢陽門的小划，已經擠滿着人了。

「還可以加一位碼划子。」

「快來，快來，只加一位了。」

其實除我以外，還加上了三四個「一位」還不止，那位居奇的找夫才緩緩搖了離開岸頭，向怒波激濤中駛去。也時，我才舒服地想到「書」和「堂兄」……

「呀！一隻小划仔江中掀翻了！」

三

純仁和真如：

我真悔不該到武昌來，悔不該到武昌來！雖然于今萬分的懊喪，也追悔莫及了。我只自怨自艾，爲什麼一點也不聽你倆的勸告而冒昧過江呢？明知自怨自艾，也是枉然！

纔算萬幸中的萬幸呢。真是險呀，當找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一隻已經

載滿了人的划子上去。一起是三個划子盪着渡江，還沒有渡到江心，那在我們前頭的一隻划子在浪裏轉了幾個漩渦便葬于江底了。這般驚心奪魄的險濤，奪了前面那隻船的生命以後，繼續向我們咆哮地吼奔而來，跟着我們的船隨即打一個漩渦，觸住浪頭的水波一瀆便淹到我們的身上來，全都弄顯了。眼看是半點希望也沒有了的，幸而吉人天相（？）船夫儘力支撐，歷時二十分鐘，方才渡過險境而抵平安。

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呢？我方自幸更生之際，划子已經靠近草湖門的江岸了。啊呀，抬眼看時，盡是前陣敗下來的潰兵，從第一紗廠沿至漢陽門都已站滿了。自然是準備逃向漢口去的。當我們的船將要抵岸時，他們——兵士們——便用小石頭拋擲過來了。怕的是划子脫逃。於是我們便走上岸頭去，草湖門果然緊閉着了。我心裏帶着慌張詢問路人，知道漢陽門也閉着了。啊啊，朋友，我真走到末路絕境了！而是巍然的高牆，我難道能夠飛渡嗎？後面是滾滾的大江，再也找不着過江的划子。

了。從前我們總厭惡漢陽門說是「狗洞」，于今連狗洞也沒有鑽了。我不但不能救出我的書籍，我但不能救出我的堂兄，于今我連自己也置身險地了。啊啊，完了，完了，我真悔不應該到武昌來！什麼都完了！

其實，這都是只能怪自己的痴愚：爲了幾本書，那裡值得便拿生命來冒險？我僅僅把小時候讀得爛熟的孔老夫子之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的道理忘掉，我連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都忘記了。哼！只應該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我爲什麼不知道寫信給在武昌的朋友替我收拾幾本殘書呢？何況即使不收拾，也未見得一定會散亂，縱使城裏兵變，那些丘八們要着幾本殘書幹嗎？至于我的堂兄，也自不打緊。我難道不能寫信叫他過漢口來嗎？即便不能渡江了，我不能囑託一位朋友代爲照料嗎？

然而癡愚的我，却不顧好友的勸阻，明知城門已經閉了的，昧昧然渡過武昌來。

天快晚了，怎麼辦呢？天啊！我在江頭露宿嗎？城牆底下是兩軍的交戰場，在槍林彈雨底下，我還能望活嗎？

當我心頭酸苦，思想迷麻之際，忽然一聲「站開」，我便被壓倒了。看着成百成千倦苦了的兵士一擁過去，明晃的刺刀還染着鮮血。待他們過盡之後，我方爬起來，望着漢陽門走，城樓上架了不少的大炮和機關槍，城外擠滿了希望入城的男女們。接着還過了六七次敗兵，看看沒有再來的了，城門才拗開半邊，我也雜在人叢中躋入城來……

這封信剛剛寫完時，忽地又一個巨響轟然，驚的凌飛和軫之都說不出話來，我的信也掉在地下。

「真的攻城了嗎？」軫之失色而驚疑的問。

四

「是拉大車的聲音呢。」齊夫老練到外面發了信回來說。

「哈哈，我們真是草木皆兵了。」軫之和凌飛都說。

「唉，我們這一回能够倖免的嗎？莫說什麼『草木皆兵』不『草木皆兵』，萍昨晚在江那邊，不知道武昌是怎樣的景象。昨晚南軍奪洪山，和北軍激戰了一通宵，結果炮聲漸漸逼近來，大約是南軍已到城下了。」凌飛說完歎了一口氣。

大約是凌飛受了炮聲的威嚇，從他的歎氣中，簡直是表示半點辦法都沒有，只有大家坐攏來作楚囚對泣了。然而楚囚對泣又有用處了嗎？還不是坐以待斃？我和軫之便根本反對這種沒辦法的辦法。

「那末非搬家不可。」軫之很爽直的說：「我們住在學校是一定極危險的：第一，隔寶陽門太近，我們學校附近當然是在戰鬥區域，在戰區內的生命，其危險猶如掀起萬丈

狂濤裏的孤帆；第二，我們學校正在蛇山脚下，蛇山上面的炮台，正是南軍攻擊的對象，假如南軍發炮沒有百發百中的技能，那末我們學校，不正是最容易被轟擊的處所嗎？第三，恐怕學校住兵，而且北兵與學生是死對頭，即使我們不被炮彈打死，也要遭北兵的毒手呢。我說，沒有別的辦法，非現在趕緊搬家不可。」

「搬到那裏去呢？」凌飛說。

「合夥租幾間房子好不好？」軫之說。

我們商議的結果，是到山後去租兩間房子。決議之後，我和凌飛走出外面來，已經是黃昏時候了。街上行人顯見稀少，電桿上的路燈也似乎爲了將來的恐怖特別黯淡到可憐。打長街經過司門口，察院坡，原是武昌繁盛之區，忽然冷靜起來。家家戶戶，都閉上外門。那些挑担子一手搖鈴叫賣零星食品的也沒有了。那些體面的鋪子大都貼上一塊「移寓漢口，暫停營業」的白紙條；或者呢，店門都用鐵塊釘住，自然是搬家走了。偶然三五成

羣，嬉嘯而過的都是兵士們。人力車上所拖着的盡是軍用品和可怕的槍彈。哦！這顯然是戰的怖夢了。我們到蛇山腳下時，黃布的營幕直從山腰結到山頂上，而且到處堆積層層的沙包，大炮和機關槍如同星列，往來梭巡的戒嚴兵士，其凜然的風威更比平時增加無數倍，兩隻鼠眼看着百姓們簡直要冒出火花來，豈僅小孩子和女人看了害怕，即素來號稱膽大的我們也爲之失色。似乎防禦戰的準備森嚴到了萬分，聽着山頂上的兵士們尖着嗓子在唱迷人的小調兒，也許是在嘲笑敵人的無用。不料凌飛却看呆了，山上忽然飛來一聲「滾蛋」我們連忙向後轉走，如同喪家之犬，奔回學校來，誰還記得租房子的事了？

「呀！」凌飛啞着說不出話來。

「什麼？」我爲了這意外襲擊，也爲之一驚，最怕又飛來一聲「滾蛋。」所幸已經到閱馬廠，離學校不遠了，膽子又忽然大了些。乃依着凌飛的視線看去時：

「天啊電桿上掛着幾個人頭。」

「還是鮮血淋漓呢，怕是剛才殺掉的吧？」凌飛說。

「你看，好像是學生呢！」我說了這句話，心裏忽然一怔，原來自己也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了。突然似乎有一個黑圈圍着眼，連接又幾個黑圈暈上來，那掛在電桿上的血頭只覺隔外怕人，好像織了在一恐怖之網裏面。凌飛更嚇慌了，倒退了幾步，只見省議會牆邊又貼着一張新的佈告：

照得本軍討赤志在定邦安民。近查共產黨人，勾結無知學生，希圖乘機搗亂，破壞地方安寧。若任放行胡鬧，妨害社會匪輕。現已厲行搜捕，業已捉獲多名。證據搜出確鑿，供認黨人不諱。立予綁赴刑場，斬首以示薄懲。以後倘有再犯，典刑變本加厲。本帥令出如山，辦理決不寬繩。凡爾學生人民，其各切切秉遵。

「這不顯然是搜捕學生嗎？」我望着凌飛只有苦笑。

五

攻城已經繼續兩晝夜。

最初攻城的晚上，槍聲初甚稀微。漸漸地明浙了。由明浙而漸漸響亮。大約南軍是由鮎魚套車站繞過來進攻通湘門和小東門。北軍的後陣便在抱冰堂。大約三更前後，雙方槍聲極烈，我們以為南軍爬上城牆來了，以為南北軍在巷戰了。心裏都一驚一喜。驚的呢，南北軍巷戰，我們很容易被難；喜的呢，攻城解決很快，我們即有逃生的希望了。誰知槍聲由激烈而漸漸稀微，似乎南軍退下去了。忽地又激烈起來。這樣乒乒乓乓轟擊了一夜，一直打到天明。第二個晚上攻城更激了。城內的槍聲也更加緊了密度，蛇山上的大炮也不時發射動感。每一大炮轟過來時，只見天空中一片火花打滾而過。後來大炮聲漸密了，天

空中的火花也多了，更密了。我們的心靈也都如吊在半空中一般，只要有一團火花落在我們的屋頂時，怕不都變爲灰了嗎？其實由火花而變爲死灰，只要是已經變爲死灰了，倒也沒有什麼。只是在這「可能」和「未曾」當中的一剎那，實在有些令人可怕！睡眠自然更無望了。連紅樓夢水滸都看不進，可見這都是點綴太平年的東西。至少要到了天色大明，南軍停止攻城以後，才得着暫時的睡眠。

如其我們說武昌城是一座古剎，這一點也不會錯吧。圍城的第三天，當我們走上講演廳舉目看時，真如同夢境呢。武昌原不是什麼十分繁盛的商埠，比不上漢口和上海；然而十萬人家，人烟却也稠密。爲什麼幾天光景，却冷靜到這般地步呢？冷靜倒也不打緊，最觸目的是無限淒涼！雖說滄海變桑田，如何變得這般快？那些愛情繁華天天坐在洋車上出風頭的時髦女人，都到那兒去了？那些一雙雙令人嫉妬又令人艷羨的青年夫婦，時常在堤邊城頭碰得着底，于今都到那兒去了？當此秋意初來，換却單衫穿夾衣的時季，湖裏

的荷花已由繁盛而漸呈衰歇了，堤畔的楊花也似乎飄泊到了厭倦，沒有當春風時代的得意了，秋蟬淒切，晚風吹涼，紫陽橋畔的風光，實在是值得留戀的。可是，于今呢，采菱的少女不見有半個在湖裏輕舟迴漩，愛惜韶光的詩人與畫客也不見在那兒徘徊了，只餘着垂老的楊花還在作最後的飄泊，只餘着半湖秋風的淒涼！

黃昏時的城頭晚景，是最富于畫意的了，雖說初秋時的景色，沒有晚秋那般遼廓深邃，然而那種輕描淡寫的悲哀，卻只容許初秋才有那般表現。自從去年同賓夫遊過一回以後，小東門的城頭，只要是晴天，幾乎每天都有我的影兒，尤其是從小東門拾級直上，至于極高處，明靜的少湖在望中了，鐵路旁的柳絮在望中了，樹頭的紅葉，微微有些落下來，秋天的斜陽更無力了，三五寒鴉在天空中點綴着，我便站在上頭冥想，也許想到飄渺的將來，也許想到家。可是，于今呢，明靜的沙湖，許更澄清了，紅葉也許更落掉多了，然而寒鴉却已被槍聲追逐殆盡，天空的點綴，已不是烏黑的寒鴉點點，而是洞紅的砲花滾滾了；

城頭已經沒有昔日的遊人，盡是黃色的軍幕相連和灰色的兵士們了。小東門和通湘門外完全變成戰場，隱隱看見南湖和洪山南軍的營幕，隱隱看見青天白日的旗幟。

「呵呵，這纔是壯觀呢！」同在講演廳眺望的一個同學說。

「壯觀」誠然是了。既然鴉雀都嚇得不敢做聲，兵士們的威風自然平增百倍。雖說敵人的營幕沒有毀損絲毫，武昌城內外的數萬人家，却變爲瓦礫了，總是戰爭的成績吧。你只看那斷臂危樓，映對着城外的無垠荒涼，時而軍笳悲壯地在吹鳴，真有些「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的光景了。是已經有充分的壯觀之意，若加以步槍聲，駁殼槍聲，機關槍聲，迫擊砲聲，過山砲聲的還擊，豈僅不是柳蔭下的燕語鶯歌所能比擬的音樂，即天風海濤也沒有這般可怕的「壯聽」！正想望間，似乎又隱然聽着槍聲，由隱晦而明顯。細聽時：

「天啊，又來攻城了！」

同學們都擁擠着向下面跑。連珠的炮聲掠空而過，忽地「叮碰」一巨响，接着一陣譁啦聲，又接着黑灰飛滿了空際，武大全部房屋都震動了，如同地震一般，我們的心靈也跟着吊在半空中似的，有些同學竟至哭出來。後來探聽着是學校的東樓炸燬了。

這一晚又喇喇唧唧很厲害的轟擊了一夜。

六

「禁書都燒却了嗎？」我看着軫之問。

「完了！都完了！」軫之不禁嗚咽地哭泣起來：「你說，我們學社會學的書籍，那一本不是他們的禁書？于今書已燒殘，縱使還能留着這條狗命，將來拿什麼來研究啊，這簡直是燒掉我的性命吧！」

自從圍城的第四天，忽然來了數十武裝兵士把住校門口，用鐵鎖把校門反鎖住了，

禁止教授，學生以及齋夫工人，不准越校門一步。他們並且聲色俱厲的揚言：學校黨人偵探極多，馬上要來抄檢學堂。有時這些兵士更有意無意的瞄準步槍向着校內竊笑，似乎他那久未經戰事的槍，從此又將吃人血了，而且是吃學生的血。同學們恐慌之餘，一夜使把校內所有嫌疑的刊物和書籍燒盡。軫之的書籍經過這一次的燒燬，只剩下幾本無用了的殘書，自是極難堪的割捨。恰好沒曾攻城，我倆牽着手信步走到操坪裏來，一來想安慰安軫之：

「哦，無疑是餓死在學校裏面了！」軫之想到封鎖了校門，連食品都無法往外買，便又吊下眼淚來。

「莫做聲！」我恍惚聽着操坪南面牆外有些北方的口音在講話，據這幾天的經驗，戰事的消息往往在北方人口中探聽些出來，我於是拉着軫之躡着腳走到牆下，側耳聽外面的話。外面原來是一小酒店，談話的是兩個北兵——假定這兩個兵是甲和乙——

甲兵 夥計，幾天沒見了。

乙兵 幾天沒見了，不是你們守城真辛苦呀！

甲兵 也沒有什麼辛苦，只是有一層，在城牆上腥氣難聞！

乙兵 死人多不多？說是南兵真不怕死呢！

甲兵 可不是呢，第一晚和第二晚的攻城，險了幾險，幾乎這城兒守不住了。第一晚二更時候，南軍便來攻城了，分開數十隊向城下衝鋒過來，我們本有些害怕，但有城牆抵住，也就胆壯了三分，只用機關槍向着南軍亂掃。南軍真也不怕死，衝鋒四五次沒有衝過來，後越衝越烈，竟衝過了機關槍的火線到城下來。

乙兵 險啦！

甲兵 他媽的，怎樣不險？衝到城下的南兵扶着皮梯子便爬城牆，我們都嚇慌了，只

把手彈向城下亂丟，南兵畢竟沒有爬上來。剛要到天亮，南兵便退去了。這一夜打殺南兵三千多。

乙兵 都沒有收屍嗎？

甲兵 誰敢來收屍？——這還不算險呢！第二晚南軍來勢更洶了，我們總以為南兵決爬不上城來，沒有預防，不料有一南兵竟爬了上來，隨手一溜彈打來，便打死我們七個夥計，幸而他沒有第二彈打來，我們才一槍結果他。倘然他發幾個連珠彈打來，我們便要溜之大吉呢！

乙兵 咳！危險，果然那晚上破了城，我們怎麼捨得城裏的那些寶貝！

甲兵 是啦，也就是為那些寶貝，我們才肯守城哪。

（接着一陣歡笑聲）

乙兵 老哥還講點城上的故事聽聽。

甲兵 那一晚，後來又爬上南兵來了，共總有五個，把我們的機關槍都奪去了。呀，我們都逃了，幸而他們只奪着一尊空槍，沒有子彈，我們殺一個回馬槍，結果了他們，才化危爲安。隨後大帥來督戰了，大家都壯了些胆，鼓氣向南兵回擊，這一晚又打死南兵四千多，幾天沒會收屍了，你說腥氣難聞不是？

乙兵 噫！這真是拿性命來進着守城。

甲兵 若不是爲了……哈哈！

乙兵 咳！老哥，我從吃糧到子今十七年了，夢想都不會有這幾天的快活。

甲兵 混蛋！我們把老命來換你們的圖快活。

乙兵 呵，好個守城的兵，胆敢躲在這兒吃酒！

甲兵 今天是換班下來的。——夥計，當真說，你們這幾天怎樣快活？

乙兵 快活嗎？說不清，說不清，總之，我們要怎樣便怎樣！我只還記得這三天睡了十

一個女人。

由兵 什麼樣的女人？

乙兵 都是年輕輕，嬌滴滴的良家女子，你說有味沒有味？最有趣的是強姦，碰着強橫的女人，兩方都是在拚命；碰着溫柔的呢，她越發痛哭，我越有興兒。有一晚到一家去敲門，那一家共是母女兩個。老的只有三十多歲，嫩的還不會開苞。我的興頭來了，便叫她們一床哈哈……

甲兵 咳！你不怕雷打！

乙兵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管什麼雷打不雷打！剛才說的還不算呢。昨晚我們輪姦一個婦人，把她脫得赤身露體，叫她的丈夫跪在傍邊看；興還不足，我們又叫婦人喊些「親愛的」、「冤家」肉麻的話；又命她丈夫去舔她的下體。哈哈！要怎樣便怎樣……

甲兵 啊，夥計，我忍不住。

乙兵 去啦，跟着我去吧。

甲兵 咱們到那裡去？

「站住！」「站住！」

我和軫之都驚疑失色。回過頭來，又看不見人。急忙跑到一叢深草裏面伏着。隱約聽着步履聲。又突然聽着更猛厲的喊「捉住！」「捉住！」聲音漸近，我們的呼吸都低微了。接着是一陣笑聲。

軫之從草叢裏面略略抬頭一望，原來是幾個同學，才跳出來指着大罵：「你們這些鬼子嚇死人呢！」

我也笑着出來，把剛才的事忘到九霄雲外去了。直到這時才憶起二兵士的談話來。

七

「號外！號外！和議成功的號外！」

我和軫之正在煮早稀飯，火總點不燃；後來火點燃了，柴又沒燒了。因為學校的床板都已給我們燒乾淨，剛才到教室裏搬來幾張講桌，斫着在燒。軫之的眼睛却被火烟燻痛了，同時鍋裏的米因為缺乏水分，已經燒成一片焦！我首先埋怨軫之的不留心，把這珍珠般的米無故犧牲了；軫之却反怪我不負責，難道他眼睛迷眩了還能看見嗎？自己的懊惱都還沒了，討厭的「號外」却又遠遠地喊來了。不是說「某大帥積極籌備反攻」便是說「某聯帥進攻勝利」的號外，久已忘掉我們信仰的價值了。本打算不聽，任他喊叫，然而明浙而清亮的「和議成功的號外」的呼喊，使我們很清浙的聽到了。這種突如其來的和議消息，也許是騙人的新聞，實難令人起信；可是總算有些微微的希望了。

「你們猜猜我手裏是什麼東西？」好幾天沒會看見影兒的凌飛，今天突然很高興的走來，第一句話便教我們打猜。

「那兒來的信吧？」生命失却了保障的我們，誰還有興打猜，只是有意無意的回答他一句。

「不是！不是！凌飛還似很有興的爭辯：「現在不是郵政不通了嗎？那裏還有信來？」誰還有興和你打猜，在這年頭兒？」我歎了口氣，軫之依然在那兒毫無生氣的在整理焦了的飯塊。

「罷了！罷了！人家有好消息特來告訴你們，你們還這般喪氣，假如你們知道我手裏是怎樣可愛的東西，便不會如此喪氣了。」凌飛一團來的興頭，已冰消雨散，似乎是失望而埋怨我們。

「什麼奇物呢，這般神祕似的。」軫之和我都齊聲問道。

「來看呀！」凌飛隨手展開一張紙來，原來是一張緊急號外，大家看下去時：

緊急號外第九號

本社頃由總司令部探來確實消息，我軍守城已久，雖將士一心，兵卒用命，但因數十萬人民老幼處圍城之中，饑饉餓困，無以求生，殊不忍長久守城，致苦人民。乃接受南軍要求之議和，雙方派遣代表，連日積極談判，現已商議就緒，已得雙方相互讓步之美滿結果。和約已定期簽字，即日解圍。大約二三日內當可開城云云。（民德通訊社）

「啊啊和議成功了！和議成功了！以前的號外雖多撒謊，但民德通訊社是政府的機關，平日總是誇張北軍如何戰勝，如何奮勇，現在也發表這樣低首下心的和議消息，大約不會不是事實了。而且這三四天來南軍既沒有攻城，北軍也不會回擊，更證明和議是千

真萬確的信息。」軫之口講指畫地如同得了神經病似的在說：

「是喇！是喇！和議成功萬歲！」

「武昌城的人民萬歲！」說罷，我們都把帽和手巾掉在半空。

「哈哈，這焦的飯還要牠幹嗎？難道開了城還怕沒飯吃嗎？假如明天開城的話，我們馬上要搬過漢口去住半個月。因為一則武昌死人太多，到處積屍露體，縱使不發瘟疫，也臭氣難聞；二則，武昌此次圍城，百業皆罷，犧牲太大，一時自不能恢復原狀，不適用於我們的享樂。我說，軫之，我們至少要到漢口去盡量享樂半個月，才能抵消這次的痛苦不是？」

「不錯，不錯，我們過江去馬上要到一枝春去吃一頓大餐，晚上還得到大舞台看戲，不知碧雲霞還在漢口唱戲否呢？假如她不在漢口了，那才是失望呢！」

「那末，我們這次的痛苦永遠不能償還了！」

「到新世界去看羣芳會的二魏合唱也還可以呢。」軫之素來是傾倒二魏合唱的。

「總而言之，我們是復活了。慶祝復活的大典，現在還談不到。我說，且把剩下的一升多麥煮作一餐吃完牠好不好，橫豎開了城那怕沒米賣！」

「好好！」於是三人都動起手腳來煮飯，凌飛一脚把那一盆焦飯掀到溝裏去了。

譏和「消息漸漸從各方面更證實了。好事的同學們，湊錢買些邊炮在大操坪燃放，同聲歡呼萬歲！」

「砰——砰！砰！砰！」在爆竹聲中迸發出可怕的聲音來。

「爲什麼邊爆這般地響亮呢？」我們都驚疑地聽着。話還未了，「轟……：：：：：隕！」接着又一陣連珠的響聲，乒乓兵的攻打起來。

炮聲漸漸緊迫了，我們都如失了魂魄的，伏在地下。凌飛把那張「寶貝般的號外」立刻扯成粉碎，望着溝裏污了的焦飯，吊下淚來。

第一部 小劫

三八

第二部 中秋月

「從此無心惜良夜，任牠明月下西樓，」屈指西風，又是一年的中秋月了。

本來「春花秋月，不過曇花一現，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也可以學着佛法的參悟；達觀；那末百年如夢寐，人生也只是那一瞬，何況一個區區中秋節，算得什麼也——其實，像我這幾年飄泊生涯的結果，什麼春秋佳節，我都已置諸腦後，還有什麼心會來歡賞那美景良辰？本來像我這樣二十多歲的少年，原不應該這樣頹廢，但環境這樣逼迫着來，縱有萬斛英銳之氣，也要消滅于無形！唉，永遠不能忘却的今天，今年的中秋節，在武昌的圍城中已經二十多天了。最初總以為三五天便會解決，縱然受點驚嚇，也算得着了。在圍城中的經驗，可是一天過去一天，守者懶強，不降不退，圍的呢，雖然已經把個惹大的武昌城，圍的水泄不通，却圍而不攻，倒是城內的守兵，還天天向天空放幾排槍，也許是當邊煤

玩，也許是恫嚇城內的居民。本來蚌蟬相持，應該漁人得利，但南北軍這樣守武昌，却只苦了城內的二三十萬生靈，倒是那些商人大賺其利。米價由四百錢一升漲到一塊錢一升，還買不着。因此，我們用餐的份量，也只好由一天兩頓乾飯，減為一飯一粥，再減為一天兩頓稀飯，於今天只吃一勺稀飯了。這一勺稀飯倒下肚子裏去，猶如一杯清水，這一天便拉倒了。頭都是整天的暈着，兩隻手終日是麻木的，提不起二十斤重的傢伙了；足呢，軟洋洋的，走不到百步便要倒地，真是三分像人，七分是鬼了！你看同學們那個不是在無病呻吟着，都瘦削得可憐！我們因為避免大砲轟擊的危險，天天躲在一个地下室。這地下室，咳！誰說不是一隻狗洞？兩個多月沒會修理的頭髮，只任牠蓬着，只把兩隻手在頭上亂抓亂搔。穿的衣褲還是開始圍城的那天換底，已經由淡藍色變成了烏黑色。要是一旦飛機來了，又只好離開地下室往那潮濕難聞的地窖裏扒。然而這只有二尺深的地窖誰能保險飛機不會炸破呢？

「唉，這回是死在武昌了，這回是殉城了，二三十萬生靈同歸于盡！」

其實，死却倒也罷了。誰能夠料定死後怎樣？不過，一息尚存，求生乃是人的本能，何況像我們還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人生應有的享受還沒有嘗試一下，便荒塚長埋；何況我們的一腔抱負和熱血，尚沒有開展一下，便成了幻夢，永遠沒有現實的機會了；更何況不是自由意志的犧牲，而死于北洋軍圍困守的餓死之下，怎樣甘心？所以在還沒有瞑目以前，總是死裏逃生，希望救活這條狗命，明知這種希望，猶如螢火之稀微。這是事實告訴我們的，信陽圍城兩個月，長安圍到五個月，難保武昌也不是這樣，那末，豈僅我們小百姓沒有瞧類，連那小鼠雀兒都要皮骨兩處了。昔者讀史至張巡守睢陽，羅雀捕鼠作食，幼穉的眼淚滴滿了半襟，呵呵，誰知今日我們連雀鼠都沒有，每天只斫些草和芭蕉吃，還覺得有甜味呢！這二十多天的牛馬生涯，現在倒也過慣了，天天半生半死的下去，倒也坦然，却又適逢惱人的秋節忽然來到，呵呵，秋節，秋節，「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這般夜

我笑着臉兒望你，

你涎着臉兒看我。

我一扭，你一羞；

我一躲，你一溜。

親親愛的月姐嚟！

不要羞，不用溜，

我們排着隊兒來花園跳舞，

我們牽着手兒來踏步唱歌：

呵呵呵！

呵呵呵！

這是我祖母教給我的歌兒，從五歲起一直唱到十二三歲，因為年紀大了些，纔不再

唱了。照例到了每年，屬子可以不用了，換却單衫穿夾衣的時候，約莫過了孟蘭會不久，便有這末一天的早晨，女婢含珠來替我穿衣，祖母笑着問我：

「春兒，你還記得唱那歌兒嗎？」

「什麼歌兒？」

「那白玉盤的歌兒。」

「哦，不又是中秋到了？」我於是跳起來抱着祖母的頸：「奶奶，我要餅子吃！我要餅子吃！」

因為我的哥哥幼年早死，在祖母的孫子裏面我算最長，自然是最得祖母的疼愛了。雖然後來母親又生了三弟，滿弟，和幾個妹妹，但我因為和祖母一塊兒睡一塊兒吃飯，在這些弟妹總算我最得意最痴癡底。尤其是遇着了春秋佳節，只有我最是喜躍若狂，還沒有到吃飯，便吵着要月餅吃。

「媽媽，我要餅子吃。」我從祖母房裏溜到廚房裏來。

「冤家又要吵鬧了，還沒有敬神呢；敬過神便給你餅子吃。」

「唔……我要先吃一個。」我拉着母親的衣角要。

「什麼東西！還沒敬神便吵餅子吃！」聽着父親在房裏把水烟筒子在桌上一頓。

「沒有吉利的好節好辰，又來罵人了！」母親也生氣的反詰着。

「都是你們弄慣了他的，這麼大的人了還不懂事！拉過來打死他！」父親更氣了，聽着房內地板猛響一下，我的小心兒震個不住。

「打死誰是我弄慣他的，索性來打死我好了！這樣點年紀的人兒，便會懂事了！」祖母跑出來這一說，父親也不說話了，我便倒在祖母懷裏哭個不休。祖母一邊替我拭着眼淚說：

「乖乖，再不要哭了，再哭我就要惱了！等會兒敬過神便給你的大餅子吃。」我乘勢

一抽一咽地跟着祖母走進房去了。小孩子的喜怒真是無常的，有了餅兒吃，就又含着淚兒一笑一跳了。到中秋時候，大姑姑來了，滿姑也來了。滿姑還帶了一位表弟和表妹來。表弟芳興原是認識，時常一塊玩的，表妹却還沒到我家裏來過。梳着二條小小的辮子，身上穿着件淡藍華絲葛的夾衣，臉兒緋紅地，跟着她母親的身邊，大約是怕陌生的緣故。

「姑媽，這位表妹沒見過，叫什麼名兒？」

「叫做春娥。」舅母答着我的話。

「真巧，恰好和我同一個『春』字。妹妹幾歲了？」

「現在十一歲了，比你小一歲。——這是你春哥。」姑母推着表妹：「娥兒還不喊一聲，真不懂禮。」表妹因為怕羞，終沒會喊，頰兒却益紅得好看。

「不要去親近他也好，他是家裏的魔王，好好兒便要得罪人怪人的，真是陪氣不少。」祖母拉着表妹指着我說。

「奶奶又冤枉人了，我幾會淘過多少氣來？這樣好看的表妹，我怎會得罪她的！」我跳起兩隻腳來喊「冤枉！」「冤枉！」

「你說表妹好看，便給你做老婆好不好？」姑母笑着調我。

「有這樣的表妹，自然是千好萬好，只怕姑媽口裏說着，心裏不答應呢！」小時候的我還不懂什麼羞于說婚姻上的話，急拉着姑母：「姑媽是不是答應了？」

「唔，我要跟着媽媽。」表妹妮妮向着向姑母邊退縮。

「你看，剛剛說不淘氣，又淘氣了。要累得表妹哭纔算呢！」祖母說過後，我才不再說話。

怕生的表妹，一會兒便熟習了。我們這些小孩子便在後園裏大鬧起來，我問表妹會不會唱白玉盤的歌兒？她說不會唱，我便教她唱。後來我們又大家合唱。到了晚邊，一輪皎然的明月，照滿了後園子裏，便用一個大圓桌擺着酒筵在後園裏大家賞月。頂愉快若狂

的便是我了。既是中秋佳節有好東西吃，又新來了姑母，表弟，表妹，真是說不出的熱鬧！而且父親因為祖母喜歡，蓄意承老人家的歡心，也是很和藹的笑着。我的心兒更頓時開放了許多！母親便分配我們餅子吃，我和芳興表弟，春娥表妹每人四隻大餅子；三弟和四妹滿弟每人四隻小餅子；還有兩位幼妹各分一隻獅子餅玩。滿弟極氣小，接着餅兒即向桌頭上一丟：

「二哥們吃大餅兒，我只分幾個小餅，不希罕吃！」

大家都笑走來了，真是所謂「爭餅嘲黃髮」，那個小孩子不喜歡爭大餅兒？

「你年紀小，自然吃小餅；要是你長到二哥大了，還怕沒大餅子吃？誰叫你老不長大？你看三哥比你大也吃小餅兒，怎不見他說話？」母親詰着，滿弟沒有話說了，只是鼻子裏還「哼」了幾下才收場。

「滿姪兒，姑媽告訴你一個好法子，頂容易長大了。你跪下去給月姥磕九個頭，說月

姥呀，你大慈大悲給我長大呀，明年長大了我有大餅兒吃，分給你半個吃。便包你明年就長大和二哥一樣。」滿姑素來是愛逗着小孩子頑笑底，她那嘴兒的拗動便癡了無限可笑的滑稽份子。

「一個大餅分開了一半，不是還只比得一個小餅嗎？」我反詰着姑媽。

「我不希罕你們說我的鬧事！」滿弟又很強硬地把頭一拗。

大家又笑了一陣。

「奶奶還要給我個大餅兒。」我略略收了笑容似乎很正經地說話。

「又是什麼道理，四個餅還不够吃？」祖母笑着反問我。

「有四個餅兒怎么够吃？只是表妹新來我家，不要敬她一個餅子嗎？奶奶平常總叫

我們講禮節，這點禮節奶奶却倒忘記了。」我說時瞅了父親一眼。

「春兒總是喜新，表妹新來，便左也表妹，右也表妹，過了幾天處慣了，便又不要表妹

了。只是，也難得想到敬重表妹。」祖母隨手遞一個餅過來。

隨後，母親說怕菜着冷，大家略略吃了一點，月姐兒只笑迷迷地亮晶晶地照着我們的臉。

父親整一整襟，咳了一下。我們都知道父親要說話了，大家不敢作聲。

「唉！母親這麼厚愛春兒，不知道春兒將來怎樣能夠來報答奶奶。」父親的話一半是向祖母說，一半向着我說。

「我這麼一把年紀了，那裏還希望得着春兒的報答？只要我親眼看得着春兒在中學大學畢了業，娶了媳婦，便算萬幸了！我死也瞑目了！」一邊說着，祖母的老淚不期然的滾下來。

「春兒這樣不長進，怕將來辜負奶奶的珍愛吧！」父親接着說。

「剛才說頑笑很高興底，你又說這些正經話了。」祖母看着因為自己掉淚，滿座為

之不歡，便又轉頭爲笑：「我的春兒那們不長進？」

「今年恐怕又降了班！」父親歎口氣。

「虧你還說出這種的話，去年他攷第一你便不說了。上半年他一連病了三個月沒有上學，就是文曲星也免不了降班！」祖母是無時不是替她的愛孫作辯護士底。

「我昨天到學校去看了榜，沒有降班。」我吶然說了一句，又偷望了父親的臉色一下，才放心。

「是呵……」祖母的話還沒說完，滿弟搶着說：

「對啦，文曲星是會坐紅椅子，滿弟還是爲着沒有爭着大餅的餘憤未平。」

「你懂什麼？紅椅子也坐不穩呢！」偏愛的祖母對於幼稚的孫兒也忍心加以駁斥了。大家又忍不住笑了一陣。

「真不是我故意說春兒的好，的確，論到讀書，城裏有那個小孩比春兒讀書聰明？」

那芳興年紀只比春兒小二歲，念書便差天遠了。」滿姑說時很莊嚴，好像平添了些起信的成分。

「黃家李家那幾個小孩還大，春兒四五歲，也讀不過春兒。」祖母越說越高興，「我看春兒的文章，看是看不懂好歹，只見一路圈兒圈到底，一定是作得好，先生才這樣的加密圈。」

「讀書且不管他，」父親看祖母和姑母交口稱讚，也就不好怎樣說了，又轉口說：「只是年紀這麼大了，還只會鬧氣，一點事故都不懂。」

「這末小年紀，讀書好便夠了。說到淘氣，那個小孩不淘氣？」祖母看着父親處處作難他的愛孫，雖然是善意的，却有些氣憤了；說到這裡，忽又變作滑稽似的笑容說：「你呢，小時候比他們更淘氣了，常常整天整夜的哭鬧不休，一味欺負這些妹妹，到了十三歲，比五六歲的小孩還得嬌些，出街還要人馱。」

父親自然不好回話。大姑是素來沉默的，滿姑和母親更不便說話了。沉默幾分鐘之後，還是祖母拿話來打破暫時的寂寞：

「唉！時間真是過的快，我到你家來不覺四十多年了。從前我還在你家做媳婦時候，記得到了中秋節，三四天前便忙着了。呢！一家大小總有百多人吃飯，那些長輩是記得着稱呼他們的，那些小兄弟和姪兒女們，便連名字也記不清他們的了。你們看這樣轟鬧的人家，要吃多少餅子？打算過一個秋節，費用總在三四百串錢以上，那時，我們做媳婦的，雖說忙個不了，在那般氣象的家庭，也是很有樂趣的……」

「咳！那知道樂極悲來，也算是胡氏的倒運爲了仗義急公，反一頓子惹的家財弄完了，春兒的祖父又在那年死却，可憐剩下一個孤單的我，守着春兒的爸爸，還有十四歲，眼看不是凍死便會餓死了。也該是胡氏的家運不該絕；也難爲了春兒的爸爸，沒有學會一件手藝，白手成家。春兒們自然還小略，十年前的中秋節，還是吃的粥，於今靠天吃飯，能

够一家團圓，還有碗飯吃，總算是不辱沒我們了。我于今這一把年紀，還有什麼想頭。我只想看着春兒在中學畢了業，娶了媳婦，瞑目才得甘心。可是我看看春兒聰明大露，恐怕：」

祖母說到這裡，咽了一下，眼淚不期然的掉下來了，我也倒在祖母的懷裡哭，滿座都爲之不歡，半晌說不出話來。我偷偷地看着表妹也在那兒低拭眼淚，便索性嗚嗚地哭了一頓。

耐不住岑寂的滿弟，自然看不慣這樣蕭條的景象，首先使嚷起來打破這難堪的寂境：

「奶奶，講個笑話聽聽吧！」

「是呀，要奶奶講個好聽的笑話！」弟妹們都嚷着向祖母賴講笑話。素來愛和小孩子們談笑的祖母，也不忍過拂大衆的意思，便開始想她的笑話。我即在滿姑的耳邊說：「你聽，奶奶一定又會講秀才去科舉的故事了。」滿姑領了領頭。

「咳」了一聲，大家都靜着聽候祖母講故事，略略靜了一下。

「從前有一位秀才，到京城裏去科舉」……祖母的話還沒說完，我忍不住笑出聲來，滿姑和表弟都笑了。祖母忙問什麼，我說原知祖母又會講這個聽厭了的故事了，祖母也跟着笑道：「我也真忘記那些故事是講過的了。那末，講個猩猩吃人好嗎？」

「也聽過的，也聽過的！」滿弟拍着手跳起來。

「那末，我也沒有許多笑話講了。」祖母說。

看看夜已很深，大家都好像沒了興頭，祖母也沒有那般精神熬深夜了，母親慌叫撤席，各人去圓他的中秋好夢。

第二年的秋節，我便已遠離故鄉到千里外的省城念書了。算來于今已七個年頭。在這七年中間，祖母已經死去，父親和母親更老了，弟弟都漸漸長成，妹妹們怕也知道含羞避人了……

——啊啊，月到中秋分外明！啊啊，月姐，你是否在表示你「光明」和「團圓」的驕傲？你是否來羞辱這城裡的男女難民？你是不是照着那萬千的青年戀愛男女在微光下甜吻擁抱？你是不是照着一雙雙的情夫情婦在月下密語談心？你是不是照着千家萬戶都在團圓歡聚？你是不是照着詩人騷客在月下幽吟？你是不是照着天真的小孩們都在月下歌唱爭餅？你從人間帶來一切的歡笑，都化作這空城的淒涼！你只看這擁有二十萬人的武昌城，都鴉雀無聲！可怕的寂靜！月姐，你是在挪揄還是憐惜？要知道人有悲歡離合，月也有陰晴圓缺好事古難全！啊啊，月姐，你總是已打過我的故鄉來的，你是否曾照過C城外竹竿尖畔的我的家？我家裡的人是否在歡笑或悲傷？你是否照過C東溪山頭我祖母墓地的淒涼！

——啊啊！我的祖母，承你十餘年的恩愛，承你無限的殷殷厚望，于今都成爲泡影了！你最疼愛的孫兒，于今已陷于圍城，陷于萬死一生之境，不久便要追隨奶奶于地下了。我

最痛心的，便是奶奶死的那年六月，家裏打電來說奶奶病危叫我回家，而我爲學業關係終于不回，終于奶奶到死時還不會見着我的一面這是何等傷心的追憶呢！聽說奶奶臨死時還以沒見我在中學畢業爲憾，還囑咐家人告訴我要用功念書，唉！奶奶，假如你知道你的愛孫在圍城中將餓死時，你老人家在地下也不安吧？我原想任學術上有點造就來報答奶奶的恩惠，但是，而今呢，一切都空了，我永遠辜負奶奶的厚望了呢！

——啊啊！爸爸，我最敬愛而又最可憐的爸爸，今年的你已經六十歲了吧？我一生爲家庭爲兒女在風塵僕僕中操勞了四五十年的爸爸，已是不堪的老邁了！據滿弟前兩個月的來信，說爸爸因爲老境之來身體意外的瘦弱了呢！而且近年來家庭收入漸漸減少，而一切生活用費，有加無已，到了晚年不能再做刻苦工作的爸爸，只有空自嗟歎。唉！爸爸，若不是爲了我們兒女輩的系累，至少爸爸現在已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了吧，何至于還是這般的生活飄遙！可是，爸爸，你可知道你的兒子已困在圍城沒有復活的希望

了？假若爸爸一旦知悉他的兒子已經命在垂危的時候，嗚晚年的老淚將怎樣傷心的狂流啊，爸爸的心血算白丟了！爸爸晚年的痛苦無涯了！我永遠不能獻力于爸爸了！抱恨以終了！弟妹還幼弱的很，誰來安慰爸爸的殘年呢？

——啊啊！我又想起我那在家裡做苦工的媽媽來了。媽媽！我自小以來所受你的育養撫抱，十餘年來的同憂同哭，十餘年來為兒女的牛馬生涯，你老人家已經慣受了吧。啊啊，兒子今生是永遠不能報媽媽的厚恩，永遠不能替媽媽服務了。來生，只期望來生得酬報媽媽呢！從此廿年母子，一旦分飛；生死途殊，永難再見！慈愛的媽媽，別了，別了……

「碰碰！」忽地裏守城的北兵又向城內發射幾槍，也許是開頑笑來點綴空間的靜寂，也許是嫉妬城裏人的好夢，也許是在發殺人的性頭了……却把我的思潮和哀傷融成朦朧的一片。不知這是什麼時候，只瞧着月亮兒落到蛇山的底下去了。

第三部 遺書

圍城已三十天了。

自從議和的希望斷絕以後，我們都覺得自己的生命是定下了死刑，雖然死刑的執行期還沒有決定。這幾天學校裏面顯然特別的寂寞了。大家碰着，都只低着頭走過去，或者慘然的一笑！黃昏以後便只有森然的冷寂，不敢燃燈，更不敢私語，只靜聽城上槍聲的互擊。這種恐怖的情況就如經過數十里渺無人煙的荒野，孤獨的旅客在踽踽獨行，忽地走進一道陰森的幽林，聽着林間的虎嘯；又如靜僻的山寺，寺中一座驚心動魄的閻羅殿，在迷朦中被暮鐘驚醒，只看見無數的惡臉獠牙。我們都彷彿已經是幽靈，在地獄裏面徘徊，那兒只有淒涼的沙漠無垠。經得起這樣冷酷的剝蝕，我們的情緒是早已死去，思想早已枯竭了。有時也許想到：「我們究竟犯的什麼罪呀，被罰作這樣慘酷的死囚？」咳！誰知

道？古代人民單單爲了一個帝王，便不知犧牲了幾千萬生命以上！說到事業未完，那末，許多英雄志士也往往不能發展他的志願，有如烏江的自刎，長沙的沮落，「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哀吟，「革命尙未成功」的遺憾，更何論到螻蟻般的區區生命呢？若說到文學家，則詩人薄命，已成爲古往今來之通例。汨羅的自沉，潘岳謝眺的慘死，李長吉的短命，杜甫的餓死未陽，哦餓死，餓死，杜甫餓死，我也餓死！雖說青春的幻想沒消散；我把自身便鑄成一件未完的作品，也何嘗不是韻事？然而如俗話所說，「螻蟻尙且貪生」，何況有兩隻腳變成了手的人，往往這般自想自解，却又越想不開。不過，儘管思想的喜怒哀樂，總免不了槍聲的驚嚇，逃不掉圍城的圈兒。

記得是槍聲稀微之夜，許多同學都聚集在齋務員陳先生的房裏，來探聽各人所得到的消息。其實呢，說到消息上來，都不過是騙騙自己，聊以解嘲吧。郵政封鎖以後城內外的消息是斷絕了；城裏面的通訊社，誰都知道是北軍的御用機關；若到軍事機關去探訪，

也沒有那個把死神招在頭上的人敢洩漏軍情；所謂消息也者，不過是神經過敏的猜想的流傳而已。所以往常許多人在陳先生房裏報告消息時，每每爲着兩個恰相矛盾的消息而起紛然的爭執，鬧到無結果而散。原不是探聽消息一半藉端來破除暫時的孤寂而已。可是，今天的晚上，忽然變成極嚴肅而冷寂到心的深處都感覺淒涼的景象。大家都頹廢地躺在椅子上，不發一言，除開門外偶有步哨的口號聲，惟有壁鐘仍舊發出均齊的響聲點綴着寂靜。過了一會，齋務員陳先生慢慢地，很莊重的站起來，柔和地咳了一聲，突然把拳頭在案上一拍：

「這一回我們是無疑的死于圍城之難了，誰想逃出，除非他是三頭六臂！」語調沉重而嚴肅，他說時眼淚已經從眶子裏流了出來。

大家都慘然注視着他那緊張的表情。

「我想在諸位中間，也許有時都覺到生命的異常危險，但是這種感覺必是一時的，

當着攻城緊迫或者感受劇烈的痛苦時候，往往是這樣想。可是，由諸位的理智啓示，決不會想到自己的生命是必然喪亡在圍城中的。現在，我可不能欺騙自己和諸位，依我的觀察，我們這些西洋狗也不如的生命，已沒有萬一的希望了。」說到這裏，陳先生已經是在演說了：

「自然對於自己的生命安全與否的觀察，決不會貓狗虎底瞎猜，必須詳密地的攷察。諸位，我們試想：能夠使我們得着安全的，不是只有三條路：第一是議和，這可沒有望頭了；第二是北軍衝出城去，這也是沒望的，姑無論北軍實沒有衝出城去的勇氣，縱使有，怕也萬難衝破活虎似的黨軍的包圍陣線吧。第三便是希望黨軍的攻進城來，這是一種普遍的希望，也就是唯一的希望！」陳先生越說越激昂了。

「可是，這種希望也是枉然的幻想，只要我們周詳去攷察一下，便是顯明的失望。浮在眼前，因為我們知道，攻城的方法不外四者：第一是大礮的轟擊；第二是肉搏的爬城；第

三是掘地道；第四是飛機的擲彈。這四種方法，我們現在都證明是勞而無功。怎樣說呢？用猛烈的大礮來轟破城牆似乎是最好的方法了。可是在事實上證明，黨軍的大礮力薄弱，簡直不能掀動城牆于絲毫。其實，即便大礮力強，這樣強固的城牆，裏牆又敷上極厚的泥土，當礮彈穿過堅固的牆頭而插入濕的泥土去時，絕對不會爆烈了。況且瞄準往往不確，沒有破毀城牆，倒把民房轟毀不少了。至于肉搏爬城，更是無益的犧牲。在遠遠地黨軍跑來時，北軍早已瞄準着機關槍來橫掃了。黨軍又不是三頭六臂，經過北軍機關槍這樣雨點般密緊地掃來，能夠有幾個衝過機關槍的陣線還活着？縱使這樣還沒有死，然而這巍然的高城，好容易爬上城頭！儘你辛苦地去爬，那北軍却以逸待勞，趁着你還沒有爬上半城時，只要那些北軍隨便擲一顆手榴彈下來，一切都完了！便算你還不會死却，豈能爬上城去；可是城頭上重重的電網，你怎能飛渡？守着城上緊密的北兵，你也難單刀直入。何況城頭下還有幾道深深的戰壕；戰壕後面還築起預備巷戰用的層層沙包。爬城的成功是

無望了，這是由黨軍幾次爬城的絕大損失告訴我們。再則說到掘地道：誰也知道武昌是江城，所以挖下去便是水，自然不成了。至于飛機的擲彈，其効力的渺茫，猶之乎我們望着飛機那般的渺茫！誰能保險空中的炸彈是掉在軍營裏面呢？還是掉在人家呢？我們很容易料想得到的，北軍所佔城內的地方不過十分之一，而且這十分之一的地方還是有強固的保障的呢！自然其餘十分之九地方的危險是人民的了。像我們這樣不能出校一步，蛇山炮台又近在學校側邊，只要飛機的炸彈稍稍傾斜，那末我們的生命便一齊化爲風灰與學校同歸于盡，還敢希望飛機的轟城呢！而且現在黨軍根本不攻城了，他們爲避免無益的犧牲（？）計，爲顧全城內人民的生命計，爲保全革命的實力計，只圍而不攻，那怕城內的北軍飛得過去？這麼一來，便是制我們的死命，簡直是叫我們受餓死的苦刑！諸位！我們的同學已經不少餓着已奄奄一息了。再圍上一兩個月，我們還有嗎？唉！像我這般老朽了的人，本來沒有什麼望頭了；像諸位都是年青的人，負着對社會對國家的重

任，不料也同罹此難，做了國民革命的殉節志士！」說到這兒，那忍不住的老淚，在慈祥的陳先生臉上漱漱地掉了，不斷地說：

「唉——皇天——上帝！」

我們也忍不住眼淚了，我們也忍不住哭了。從來不相信基督的我們，也懊悔從前非難上帝的狂妄；更覺得不應該憑自己的任性，得罪了許多朋友；不應該那樣傲慢，看輕了許多人。尤其令我痛心的，便是沒有在我的倩妹面前多盡一點心，便從此永別。哦，什麼戀愛，原是人間的一種虛幻。于今，你聽呀，那似乎是教堂的鐘聲，在戰爭殺伐的荒城深夜，這彷彿不停，一聲聲把人們叫醒。又似乎耶穌在那靜默的空間祈禱，要來重上一次人間的十字架。

自中秋節以後，又挨延了十幾天，至此糧食已絕，糶掘俱窮，廚房裏面的狗已給我們宰盡，校園裏的芭蕉也斫伐完了。雖然還剩下幾升豆，和兩斤草，却祇有兩個人的糧食，而

開城的希望，還不知在何月何年。自計必死。雖則覺得區區一身，實無足惜，但回想起來，在人間二十年的流落，受了父母親戚的厚愛，朋友的義氣，愛人的撫慰，與夫兄弟姊妹手足之情，我都不曾一一回報；不僅不曾一一回報，自問攻心之處實多，爰作日記，以誌懺悔。

第一日，陰曆八月二十七。

今天微微的太陽，表現顛朗遼闊的深秋天氣。槍聲仍舊稀微。

上學期因爲家庭無力負擔經濟，原已將讀書計劃作罷，到上海去打流了。不料絕處逢生，以我這般淺薄的著述，曾經幾次被所謂「文豪」也者百端攻擊，居然爲某書局的總編輯所激賞，給我二百元的代價。並且說還可以買我幾部稿。我忽然得到這麼一筆巨款，看實有點又喜又驚；同時又有些痛恨。早已慣受了茶房和電車夫們勢利眼光侮辱的我，不由的憤懣起來。馬上走到南京路，買了一套很鮮艷的西裝回來，趾高氣揚的喊着：「茶房！茶房！買香煙！」「什麼香煙呀？大聯珠！」「呸！誰吸大

聯珠白金龍。」茶房似乎帶着詫異退下去了。「呵呵，鼠輩！你們還敢輕視我嗎？有了錢我也是闊少呢！」我走出旅館來，從東新橋搭電車到大馬路；又從大馬路搭電車到十六鋪；從十六鋪又搭上電車到……到「什麼地方去呀？」我原也沒有目的，從來沒有坐過頭等電車的我，今天已盡量滿足我的興頭了。只看見三等車內擁擠得不堪，而僅隔一層玻璃的我們車內，却綽有餘裕，儘我們瀟灑地坐合乎藝術的姿式，電車夫對我也柔聲下氣了。從十六鋪回到大馬路時，已經晚邊了。在這樣夏夢鬧長的晚上，孤單地在悶人的旅館裏怎樣能消遣——雖說我會經這樣地過了一月——況且旅館裏的菜飯也吃不下咽，於是找了一個四川館去用晚餐，以後便是看戲的問題了。去看電影呢？還是聽京戲呢？在心中猶豫了一些時，才恍然大悟：我不好今晚去聽京戲，明晚去看電影嗎？這又不是孟夫子的「二者不可得兼」的，橫豈我有的是錢。在上海逛半個月的遊戲場已經鬧疲倦了，又跑到南京來，那秦淮河上的花

舫，玄武湖的舟上，又給與了我的新生命。雖說千古名勝的秦淮河，只是一渠難聞的黑水花舫也，大都是枯朽的顏色，歌伎的聲音亦不足以動人，然而繁華的衰歇，已足逗引「吾輩」詩人想像前朝，哀感今朝了，何況那燈影槳聲，實有可追尋的趣味呢。吃吃茶，捧捧角，是書本上告訴我們的雅人韻事，誰說這是墮落，老實說吧，屈原的離騷遠不如林小雲的一齣馬前潑水的令人「擊節三歎」；看過孟小霞的寶蟾送酒，紅樓夢儘可以不災梨禍棗了。至于打打茶圍，自然比拿破愛情來變把戲的新婦女高尚的多，而且「古之人」裏面，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也有朝雲，暮雲，我雖不是學士，一天還可以寫小詩五十首，也算是文壇上跑馬之人，狎狎妓又何妨，休學道德模樣！至于說她們爲的是錢，這倒爽直乾脆，橫豎這是資本家的金錢世界……

這一段如雲如烟的生活，在飄渺的夢中過去了。我原來是對於金錢的極端詛咒和痛惡，不過借以抒憤；不料一沈淪于糜爛的生活，便墮落了。我曾不回到我的

家庭是幾間風吹雨打蝕了的破屋，我的爸爸以經歷風霜五十多歲了的老人還在
家裏辛苦呢。媽媽便是一家的傭工，每天自太陽東工作到太陽西，一年自溫馨的春
季直到嚴酷的冬天都沒有歇時，衣食還不周呢。記得有一年寒假回鄉，我穿著很厚
的大氅，還微微覺冷，爸爸身上還是十年前的舊襖，妹妹祇穿著夾衣；去年給媽媽買
了一雙棉鞋還是簇新的，只穿上三次。當媽媽問我穿的一雙皮鞋幾多錢，我說是七
塊錢時，媽媽驚訝着說：「天啊！我們十年穿的鞋子，怕也不到七塊錢呢。」啊啊，這些
往事的回想，在心頭猶如毒針的叢刺。每一想到爸爸媽媽聖潔無私的厚愛，我只痛
恨我的太自私，太墮落了。我自暴自棄的在上海灘上流浪時，那纏綿迷人的小曲，那
紅艷動人的臉，那芬醞醉人的肉香，早已消失我回到經不住風吹雨打的破屋裏的
記憶力了。直到我從南京回到武昌，還是在友人裏面借到二十塊錢，才能成行，在船
上仍舊受茶房的白眼冷視，才感受到不可言說的哀傷，才想起爸爸，媽媽，妹妹們的

愛來……

現在，還說什麼，已經是定了死刑的囚徒，也許這是命運呢。我希望這是上天的譴責，我希望這是我罪過的報應，爲了辜負爸爸，媽媽，妹妹無私的恩愛，縱使受墮入十八層地獄的嚴刑，我也甘心……

（寫到這裏，心力交瘁，再不能繼續着寫下去了。）

第二日，陰曆八月二十八，接著寫。

剛剛提起把筆，追憶到幾年前的回想，搜索枯腹的時候，號房送進一封信來。這幾天的郵政交通本已斷絕了，大約是郵局的耽誤，今天纔把這延擱多日的信送來。我懶懶的拆開一看，很耀人的白底紅字便閃爍在我的目前：

章平與慕蘭以三年無間的感情，由友誼進爲戀愛，今幸已得雙方家庭之同意，定期國慶日，假西湖高莊舉行結婚禮，倘荷

惠臨

觀禮，親賜顏色，則弟妹不勝之幸！佇候光輝，並祝
箸綏。

高章平 九月一號。

陳慕蘭

接着是一張電光閃彩的同心小像，和一份綠字印紅行線裝釘的一束春心，卷首題着兩句古詞：「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處處都是濃密的愛情的刺激，那一束春心是恕我不能往下看了，只抽出夾在裏面的兩頁小信來：

一萍好友：

半年不見，我倆的愛已經結成一瓣芬郁成熟的荷心了。不，荷心是苦的，我們的愛是甜蜜的呢。我們贊美人生，詛咒天堂；我們反對戰爭，歌詠愛情。朋友，假如你能得到愛情的安慰，隨時隨地都是很幸福的吧。道途修遠，我倆的婚禮，大約是得不到你惠臨的光輝了。祝福你在武昌也一樣的幸福吧。不說了，今晚慕蘭新買了一枝簫，又譜成了一曲玉簫明月，打算孤舟泛月，遊一個盡興，讓西子晚睡不成呢。慕蘭並且禱告說：希望她的簫聲，憑西風吹送，吹送到你的耳邊。來了，教你猜猜，這封信是韋還是慕寫的呢？

韋和慕。

唉，這一雙幸福的侶伴！她們對於國家大事，都全不記省，這驚心動魄的「二十萬生命同罹武昌圍城之難」的消息，竟傳不到她們愛的疆域裏去攪亂她們的幽眠。阿，

「章和慕，你們還祝福我的幸福嗎？你們可不知你們的故人已經死期的到臨呵！」

緬想舊歡多少事，

轉添春恨難平。

由慕，我又不能自己的想起我的倩妹來了。當我還沒離開南京時，雨花台畔，莫愁湖邊，不是時常有我們的一雙倩影嗎？這是我更不能忘記的一次，那正是六月十三之夜，我和她，啊啊，那可憐可愛的倩瑩，在玄武湖中輕舟泛月，不是繁星在天，明月皓然，槳聲夷猶地分開水波，撲來陣陣的白蓮花香往來的舟中人都似望着我倆在艷羨嫉妬她怪怨舟子爲什麼儘管向着有人的地方划？聰明的舟子立刻便把我們划到一個僻靜的所在。她很高興地唱着一支如夢令的小曲給我聽：「天上風吹雲破，月照我們兩個。問你去年時爲什……」她唱到這兒，因爲底下的辭句，不是我倆的寫實了，便爐的一聲不往下唱了。我笑着問她：「問我去年時，怎麼樣呀？」敏捷聰明的

倩瑩立刻又似乎含羞的接唱下去：「問你去年時，爲什麼辭拒卻？」「呵，那是去年的我呢！」我接着說：「現在你可應改唱：『問你今年時，爲甚這般溫柔？』才是寫實呢……」話未說完，倩瑩輕輕一歪身，便倒在我的懷抱裏，只見天上的星兒都兩個拚作一個，有節奏的槳聲總自成雙……

哦！這是怎樣醉人的密情回憶，現在還說什麼，已經是定下了死刑的囚徒！

我和倩瑩的因緣，原知是鏡花水月，不會得着久長；這是這一段曇花一現的虛幻，已經是很幸福了。無情的天公，也竟不許我們有一段較長久的密情的回憶，真是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了。原來愉快與痛苦不過是比較中的現象。假若我生下來，便只在痛苦生涯裏過活，那倒不會有特殊的難堪，唯其由「歡」而「悲」，由「合」而「離」，便不免令人黯然消魂，引起了古今多少詩人的無窮感慨！這如同電影一般逝去了的過往的虛幻，原知是環境的魔鬼故意來造作的傷心的回憶，

來點綴我淒涼的身世使成爲小說的資料，使來消磨我青年的情感和性靈，使來襯托出我痛苦的境遇更加慘酷！

果然呢，在離開南京的七天，便被困在武昌城中了，這不是魔鬼在招引嗎？這不是自送葬地嗎？其實，若不是爲了愛情費的缺乏，假如我不是墮落的結果把二百元稿費留着沒花掉，那末，我死也不會離開南京，離開我可愛的倩瑩，也許不至空餘而今的一場幻夢！

越寫心頭越感傷了，這時，黨軍的飛機又來擲炸彈，同學們照例都躲到三層樓下去。這僅僅三層樓的房屋，誰也料得到經不住炸彈的一擊。可是，在我們校裏只有這是最安全的了。雖然這是化學室，嗅味十分難聞，大家也顧不及了。飛機的目的似乎在蛇山炮台，儘管在蛇山直望上去的天空夷猶如意地在「轟轟」地周轉，猶如一隻餓鷹立刻要從半空中撲下來搏鷄一般，只不過這是搏人。大家都屏息靜着，只

聽着機聲越轟越響，原來是飛近蛇山頭了。若不是恐怖的震動，這般悲壯的聲音在半空中演奏，實在值得我們欣賞，至少比田間的蝦蟆叫得好聽；但這是飛機，殺人利器的飛機，一個震響知包涵多少生命的哀鳴？忽地接連幾個礮聲，大約是蛇山礮台發的。漸漸玻璃都有些顫動起來，越動越緊；突如其來的一個巨響，這建築堅固的三層樓都似乎搖擺起來；接着便是一陣乒乓的傾倒聲。同學都用灰白的臉色相驚視。這一天的恐怖，直到黑暗攏上來才休止。恐怖過後，視察全校的結果，東操坪中了五個炸彈，炸成幾個深廣的土坑，從坑裏湧出炙手的熱水來。

第三日，陰曆八月二十九。

今天有北兵送米一斗到校，我們買得一升半，費銀五元。又有鹽一斤，據說到餓困時，用熱水和鹽調飲，可延生命。由我們五個人分買，每人六角，分鹽三兩二錢。

第四日，八月三十日。

從早上七點鐘起，黨軍的飛機又夷猶如意地翱翔了一天，我們都提心吊膽，如懸半空。到晚上，軫之已沉睡，獨自在這孤寂，黑暗，恐怖，蕭條的浸蝕裏面，深覺人世的渺茫，生的無趣，死的親切，作詩一首，題名：

綠燭

一枝燃着熊熊的燭火閃着綠光，

照引着人間痴戀的男女在黑暗裡徜徉。

來罷，死神，

盡你的神力將人類引渡迷津。

在這墓地兒裏，

沒有英雄的叱咤；

沒有美女的柔情；

奈河裏面的黑水要把你的熱情洗得炎涼；

奈河橋下的風波會將你的雄心震碎。

莫更懷念你美妻的情愛末了，

讓你去細瞧那拋在地牢裏的粉的燭髓；

莫更迷戀你人間的事業未完，

那聖哲志士的結果，誰能離開呀此間？

這兒不許空自悲嘆的文士無病呻吟，

這兒不許誘惑聽聞的樂人調彈悲歎。

宇宙最清幽的，原是無聲的音樂；

感人的深處，是無字的詩篇。

最後的人生筵席，還不是離散之歌，

這兒是以「離散」爲「團圓」；

誰說黃金的高冠，不只是把鏽鏽；

誰見墓地的紙錢，不化作風灰？

來罷，死神——

盡你的神力將人類喚醒，

憑這支綠燭，

燃破人間的痴迷！

詩成後，反覆念了幾遍，打算修改幾句，但夜氣忽涼，漸漸地細雨吹來，身上的單衫已
熬冷不住了，便收拾筆紙，脫衫入臥，等到擁上孤衾時，窗外早已翻成淒風苦雨了。淅
淅瀝瀝落了一夜。

第五日，九月一日。

「你寫的什麼！」兩個兵突如其來，瞄着槍向我嚴厲的呵斥。

「我！寫點日記。」又不知道是什麼危險，心頭只是跳。

「什麼日記，拿過來看！」

「一點也沒有什麼，儘老總看。」我說話時極力平坦下去，但忍不住心頭的跳。

「一點也沒有什麼？我不信。你們學堂裏鬧亂子的黨人很多。」

「我可不是黨人。」我極力辯解。

「你是那裏人？」

「敵籍江蘇老總！」我無意的說。

「哦，聽你的口音，也不像南邊人。咱們北方人不打緊，就是有點……還不是看

在同鄉的面子上；只有湖南廣東人，便是咱們的死對頭，哼！」他那嚴酷的口吻忽變

為柔和的聲容：「安心寫你的吧，」也沒有看，兩個兵把幾頁稿紙擲回來，荷槍走出

去了。

「天呵！假若我說是湖南人時……」

驚訝之餘，原想走到校門口去聽聽風聲，那知一出門便碰着鬼。

「站住！」又是幾個武裝的北兵。

「怎麼？」

「有怎麼，叫你去抬軍米來。」

「抬不起呀，老總！我們活餓五天了。」我只好向他們乞憐。

「誰管你抬得動抬不動，你們替南兵作偵探便樂意，難道替我們抬點軍米便不成了？捉住，混賬學生！」在嚴厲的聲中，他們都帶着幸災樂禍的笑。忽地一根龐大的抬米槓便閃鑠牠的威風在我面前。

「我不是學生，老總。」

「你還強辯呢？你只看看自己的頭髮，是不是個學生？」

「但是，我有護照。」在過分的恐懼當中，我忽然發出這樣一句不自信有效的反辯出來。

「什麼鳥護照，我們不認得字。」

「吓！不認得，這是你們大帥的護照。」我聽了他們不認得字，勇氣便添了幾分，在袋中抓出兩張包滿信件的國文講義來：「這是你們大帥保護我們的護照！」

「老王，你說怎樣？」剛才這位神色俱厲的兵早緩了氣，回顧他的伙伴。

「護照那會錯呢，你看那紙上都是刻着的字。我們走吧。」

刻着的字，當然是大帥發的護照，賴着他們丘八爺腦裏有這麼一個天經地義的觀念，我才沒有死在竹槓壓迫之下。回頭，又不知是那幾個觸霉頭的學生給他們

捉住，只聽着一聲「站住，」我早已逃入學校裏面來了。

第六日，九月二日。

凌飛悄然走來，我大吃一驚！原來十天不見，他那豐腴的面龐，早已瘦削成如同一把尖刀，眼睛陷落了進去，深長的頭髮，剃成一個光頭，穿着勞働式的短衫。我問他：「怎樣了？」他靜默了一下，忽吊下雙行眼淚來，嗚咽着說：「三天沒會吃半點東西了，除了喝開水外。他問我打聽着什麼消息沒有，我說沒有。他說，前天晚邊黨軍的飛機在漢陽門擲了幾個炸彈，燃燒起來，兩邊都對起火的地點放槍。還有誰敢去救火，逃生惟恐不暇。從五點鐘一直燒到十一點鐘，才聽其自然的息火。聽說燒掉了千多間民房，死者也在一千以上，焦頭爛額的不計數，漢陽門外已成一片焦土。我聽着凌飛慨乎言之，起初也有點憤慨，但這種憤慨馬上便消失了，一想到大家都是要死的囚徒。凌飛說是在郵政沒封鎖以前，接着他的妻一封信，說她已經是第三期的肺病者，在醫

學上已經證明失了生命的保險品，叫他趕快回家，以謀死期的決別。他的妻還不知道凌飛也是死神到了頭上的。只可憐凌飛的母親，從青春時代守寡，直守到晚境堪憐的時期，兒子長大了，媳婦也娶了，還有兩三歲的孫兒了，這黃金的生活似乎應該將她的晚境裝飾得很鮮艷的，享受點老年的福了。現在，竟形成了一個可以預料着的悲慘的將來，又要她去守着這個不上三歲而失怙恃的稚孫了。這種活的慘劇却在目前。凌飛自然只有拿眼淚來梳洗悲哀。

下午，我覺得長的頭髮有被指為黨人的危險，即走到校門邊的一個小理髮店去剃光頭。還沒剃到一半，忽又聽着空中轟然的聲浪，飛機又來擲彈了。大家都駭着驚走，雖然明知驚走也是毫無用處，任何地方都是保險不住的。我也走回學校裏去伏着。那一半頭髮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才剃完。

第七日，九月三日。

這真是天外飛來的出城的消息。

大約是五六天以前的事了。據說是湖北的省議會長某，因為自己的家眷困在城裏，啼啼哭哭，異常不安；因是由某發起一個救濟婦孺老幼出城大會。幾經這位好義仗公的議長的交涉，才蒙大帥的俯允，黨軍自然是沒有不同情底。這般好的消息，一時便傳播了全城。自然，誰個婦孺不願意逃生，除了有愛情的夫婦捨不得割離外。可是，到了「世風日下，人心澆薄」的二十世紀，誰都知道愛情原是把戲，豈可以拼着生死。所以有資格的人都擁着去報名了。名雖是報了，却有一個問題：這些婦孺老幼，都是家庭裏面的弱者，縱使救出城去，怎樣生活呢？聰明的議長立刻便將這種困難上一個條陳。請求每一家眷屬，允許一個壯年家長，護照出城。這一來那些有家眷的壯年也樂得眉笑眼開了，只難倒我們這些幾千里外跑到武昌來求學的孤侶。

這又是「絕處逢生」。同學李楔的妻宗蘭遇着我，她說她有兩個女朋友打算

出城，可沒有人領帶，想請我去領帶。備出城，好不好？我自自然沒有不可以，便走到省議會去報名。一個報我的女人，一個報我的妹妹。那位被報做我女人的，看看不免臉紅，低低地望了我一眼。但這年頭兒，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並非我有意措油也。

還說什麼措油不措油完了！完了！議長將他啼哭的家眷及其親戚們一船載去，黃鶴一去不復返了。消息傳來，當船抵漢埠時，被黨軍檢查出逆軍的家眷，異常憤激，不再放船過來。我們空空地歡喜了幾天，只落個掛名夫妻。

又是一種花樣：

主其事的是素來愛做慈善事業的同善堂，同時又得了大帥的允許，出城的先後，是以抽籤為標準，誰也只能靠命運不能攬先；這倒公平的多。不料抽籤的結果，我是失敗了。我那曾經掛名的妻子和妹妹，都跟着抽到第一次出城籤的幸運男子去作出城的準備了。後來，真是幸災樂禍呢，一個抽着第二次出城籤的同學，因為走上

三層樓去看作戰，被流彈擊死了，我才頂着他的缺。又同我們校裡的齋夫老陳商量，叫他的老婆充作我的母親，他的兒子充作我的弟弟。爲避免出城時的被讖察出來，先替老陳的婦人買了一套整齊點的衣袴。並且練習好了幾句家常話，以免問難時的窘迫。這些出城的手續都辦妥了，出城的消息却一天一天無形的冷寂下去了。

這都是過去的舊話重提。這一次可不同了。大帥自動的大發慈悲放百姓們出城，赫然的大字布告可以作證明的。況且事實上今天已經放一批男女出城去了，是不容更懷疑了的。「我們出城去吧！我們出城去吧！」軫之和我都一齊歡呼起來，凌飛也欣然走來了。大家不嫌厭倦的重三覆四談到出城的話。這一晚都沒有睡覺。才打兩點鐘使起來，燃着洋燭煮飯，我們把剩下的米一次煮完，以培養出城時擁擠的賣力。吃過飯，一切都收拾好，還只三點鐘呢。隔天亮自然還遠的很，靜聽了一會校外的步履聲。不久便有陣陣的步履聲了。我們有十幾個同學也結成一隊出發。走過幾

條黑暗的街，向平湖門走去的男女已牽成線了。我們只走到首義公園的門口已難前進。傳說有些人從昨天下午一直站到于今的，他們橫豎是沒有吃了的，在家和在城門口總不會有兩樣，所以才這般很心的熬通宵的露宿。從首義公園站起，站到平湖門，至少的計算總有十萬人。『要等前面的十萬人依次出盡，我們不早已餓死了嗎？』同學們都是這樣想，於是大家聯成一條陣線向前擠，『誰不願意上前呵，擠什麼？』旁邊擠着的人這樣說。實在也擠不上了。有一下我奮拳一衝這隻手便壓在幾個身體中間不能動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這隻手收回來。一位女同學，因為剪了髮，有黨人之嫌，便在頭部裹了塊白布，裝作病人。不幸沒有裹緊，掉下來把兩隻眼遮却了，手又擎不上來，她急得哭了。好是幾個北兵要到城門口去，用皮鞭抽在這些人的身上，打出一條血路來，她才搶着個餘裕將白巾扯上去了。我們的呼吸都漸漸緊迫起來，要想擺動一下，誰也沒這種法力。擠在我旁邊的是一個五十多歲了的老

太太只聽着她口裏咕嚕底聲響，似乎有些氣接不上來。一會兒這咕嚕的聲音完了，氣也沒了，身子還是挺立着。要不是她白眼一翻，我們還不會疑心她已死呢。

仗天公保佑，我們已經擠到能夠望見平湖門的地方來了。

這時天已大明。驟然一陣撥攘，前面的都衝上前去，後面的都湧上前來。城門打開半邊了。後面的人怕擠不出城去，所以更猛烈的向前進攻，把最前線的一批都擠倒了，後面的便踐踏而過。守城的軍官看踏死了人，下一個命令反攻，將搶到了城門口的人趕回來，回頭又做一個波浪式的擁擠，後面的人又抵不住的倒在地下被踐踏了。你想想，都是垂斃的人，那個經得住一踏。有的是肚皮踏破，枯朽的腸子吊出來了；有的頭部已經踏平，腦漿流着滿地；有的肢骨已經踏成幾塊了。隨後是一片哭聲，有的尋夫覓子，有的抱着爸爸的肢身在痛哭，有的涕泗滂沱的在找愛人的骨骸。這一來，出城可無望了！凌飛且憤然的說：「死也不再來搶出城了，寧可死在學校裏面。」

在他的背上，被北兵抽了七皮鞭，還算沒有被踐死呢。一路走回來，經過南樓，已經有守城司令新貼的告示：

武昌城防總司令部

佈

告

照得開放城門，原係本總司令體上天好生之德。大慈大悲之心，以期拯救斯民。不圖出城秩序混亂，貪生適以誤生，救民反以害民。本總司令心實歉然。自即日起，停止開放出城，以免一誤再誤。本總司令既奉命守城，自與城民共同休戚，而謀妥善辦法，務使全城人民不陷于餓困而後已。特此愷切布告，俾衆周知。

城防總司令
□□□□
□□□□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四日

實貼長街

「唉唉！」軫之看完歎一口氣，好像有無限的話要說而沒有說出來。

第八日，九月五日。

爲了奪取城外的糧台，黨軍和北軍在保安門外血鬥了一整夜。

一個傷兵回來說：九月四日的下午，剛吃過晚飯，咱們大帥突然發下緊急命令，將早已編制好了的四千敢死隊集中，每人只准帶一把刺刀和一柄手槍，分四路衝出城去奪取保安門外的糧台。大家都知道這是死戰了，也就下了決心。其實，不下決心又怎樣，城頭上架滿了大礮和機關槍，大刀隊，誰敢退回來向死神作鬥。大約二更鼓天氣，衝出城去的黨軍都在睡夢中，他們實在料不到屢敗之餘的我們，還敢去直搗他們的營壘。他們一個個都在夢中驚醒來，跑到屋頂上向我們反擊。司令官命令不准放槍，一逕衝到他們的營壘，一把火燃起來。這一下燒死南兵好幾百。漸漸兩邊的隊伍肉搏着了。不怕死的南軍，他們無論怎樣失利，死也不退。統率我們的一個營

長和南兵的營長都已扭在一堆了，我們都駭極，却都不敢放槍，怕的是同時打死了自家的營長。後來南兵的營長給站在後面的馬弁提醒，掏出口袋裏的手槍來把他們的營長打死。咱們看營長死了，一衝上去把南兵的營長也殺死。咱們佔上風的却是有刀，南軍只有槍，所以肉搏不過咱們。等到逼近糧台的時候，南軍預備好了機關槍，雨點般向著我們橫掃。接連衝鋒六次，死了一千多人，看看沒有辦法了。咱們的大帥便下令全部分為兩隊，一隊向前衝鋒，一隊繞路抄南兵的後路。還死了一千多人，才把這個糧台奪過來，奪得一千多包米和麵粉。等到天亮時的槍聲，那已經戰事完結，掩護軍需進城了。這次接火最激烈的時候，是在三更四更沒有槍聲，肉搏血鬥的時候。

「哼！一千多包軍米，至少也可以延長守城十天吧。」我一邊想，走回房裏來告訴軒之：「我們再不要夢想生還了。我們的糧食已絕，而北軍的守城至少還可能支

持半個月，這還有什麼望頭？」

經過了無窮的痛苦，無窮的磨折，屢次失望，我和軫之再也不作生還之夢了。在死期已在目前，一切痛苦煩惱和幻想，都將一舉而消滅，也未嘗不是極幸事。不過自己在生前，雖對社會國家毫無補白，亦無可歌可泣之故事留在人間，足以留戀；但在人間偶爾聚會的父母弟妹和我的倩妹，不可不有幾句話留給她們，作為我的臨死贈言。

爸爸！
媽媽！

你不肖的愛兒，已經被困武昌圍城中奄奄一息了。死期說不定是明天後天。我寫這封遺書給爸媽時，我原想忍着眼淚說幾句安慰爸爸和媽媽的話，但是這怎麼可能呢？家庭是這樣的不幸，自從祖父死後，沒有那「一件事不受人家」的欺凌爸爸又老實，而且現在是六十歲的人了，還能和別人爭強嗎？弟弟妹妹

還是這般弱小，原不是兒子應該死的時候，然而都在命運支配之下的人類，又有什麼法子能避開死神呢！其實像兒子這樣的不肖，將來恐怕還要累及家庭，遺爸爸媽媽的憂慮，現在死了倒乾淨呢。親愛的爸爸媽媽，你倆要是這般想，我死了也沒有別的遺恨，只恨對於兩位老人家廿年的教養，不會有半點報酬。反遺老人家以暮年之憂，這纔罪孽深重呢。我所不能已于要向爸爸陳述的，便是男死後，爸爸切不可爲疼愛兒子而到武昌來搬屍，一則搬運費太貴；二則男實無面目回到故鄉。爸爸，讓你的兒子魂遊他鄉吧，縱使媽媽固執，爸爸也要勸導她，不然，你的兒子在地下也不安呢。男死後，爸爸如 著信息，可請託李慕遜先生到武昌來，只要買一付薄薄的木板葬在洪山之下使夠了。以外我還有幾箱子書是歷年辛苦買下來的，也可以變賣一點錢；男在上海幾個書局還出版了幾本書，每年總可以抽到些許版稅；還有一本草好的詞的小史是已和某書

局特約作爲百科小叢書的，也總可賣點錢；這些事都請慕遜先生辦理罷，他是男的好友，一定不會推卻的。媽媽，你切不可讓老年的爸爸還經歷風霜向三千里外的旅途長征呀！想到這裏時，男的心早已碎了。弟妹都靈穎聰明，不可令其失學。男之能言，僅止于此。從此人間地獄，相見無緣！生死塗殊，還說什麼呢？

春兒遺稟。

* * * * *

倩妹！

這封信，這封最後的遺書，我能夠呼喊倩妹的最後一次，喚喚倩妹，這是你最後一次接着你親愛的萍哥在人間寫給你的信了。我記得在玄武湖之遊，你偶然說出甜蜜的愛情往往是悲劇的結果，當時我倆都爲之不歡，不料竟成我們的讖語！我真是辜負了你喲，倩妹，你對於我那般纏綿的密情，你那般大胆的你

反抗你家庭的壓迫，你拋棄你慈祥的爸爸和媽媽的厚愛，你絕不顧及你哥哥的勸阻，不顧一切的，戀愛着我這樣一個被社會摒棄了的青年。情妹，我不是向你說過嗎？從此我的身和心都交給你，聽憑你的珍重與踐踏了。你很欣然的握住我的手，痛嘲那醜惡的社會和卑鄙的友人，他們只知道嫉妬和破壞！我們從新地計劃往後的生活，你不是說過要渡過錢塘江，到那若耶溪畔的小山村去享受我們的芳年嗎？你不是說過要在芳菲時節同到西子湖邊去瞻仰偉大的岳王墳嗎？而今，都成了消逝的幻夢。

情妹，人生原即是悲劇呢，人間的鮑福原是屬於痴兒女的呢。我的死，也許便是你的幸福，也許因此你能得着圓滿的愛人，那末，在九泉之下的我，遙祝你前途的幸福吧。我只希望死後有我的靈魂，我將永遠的追隨着你在你的左右跳舞，在你的夢裏高歌，直到你有了幸福的伴侶為止。情妹，我現在只請求你不

要使對於我的記憶跟着我的死便在你的心靈裏面消失了去，我什麼也滿足了。哦！別了，別了！倩妹，從此我再不能牽着你的手兒去遊西子湖了，從此我再沒有芳菲的年華同你去享受了，從此我再無緣假傍着你的臉兒到公園裏的池邊石磴坐着談心了。哦，一切都消逝了！死生契闊，夫復何言！

你的萍遺書。

寫完這兩封遺書後，覺人生之事已了，擬不再續寫日記。且糧食既絕，此後亦決無續作日記之力。時已二更後，乃解衣就寢。

「殺上去呵！殺上去呵！」

校外一片的殺伐聲和吶喊聲，夾着陣陣緊密的槍聲。我們都失色底伏在地下。「是北軍來屠殺學生了吧，在他們沒有潰散之前。」我們聽了軫之的話都覺慘然。

「也許是民變了吧，好像是湖北人民的吶喊聲。」我說。

「是呵，民變了！民變了！這樣殘酷的壓迫，早也應該變了！我們馬上要上前去幫助他們。」凌飛一轉想：「——不行！在這種緊密的槍礮底下，不是去白送死嗎？且讓我出去探聽一下。」說着凌飛出去了。

「不見得是民變呢，我看，武昌的人民便沒有這般強烈的反抗性，要變早就變了！——你聽，是那裏來嘈急的馬蹄聲？」軫之似乎有了新的發現。

「北軍的馬不是殺着吃完了嗎？」我問軫之。

「哦，怕是黨軍進城了，響聲好似爆竹……」

「黨軍進城了！黨軍進城了！」凌飛喘急地跑回來。

「哦，我們的生命萬歲！」

「武昌民衆萬歲！」

校外的爆竹聲已響成一片，我們走出外面來，到處高懸着青天白日的旗幟，穿綠衣的青年軍人格外引起人民親切之感。商店已紛紛地開市。走出江岸來，武昌的城樓仍然如故，漢陽門如故，只漢陽門城下數千稠密的人家和數萬生靈不知那兒去了。

第三部
遺書

109

第四部 寺邊

C先生：

承先生的好意，還關切到我這樣一個落拓的「下流華人」，般般厚意，感激不盡。當我接到你的信時，我早已從武昌漢陽門這隻狗洞鑽出來，逃活了這條狗命，回到湖南，回到故鄉去了。走了一轉，又流浪到這金陵的雞鳴寺邊來了。我寫這封信給你，便是剛從雞鳴寺下來。先生，請你不要驚訝，尤其請你不要憑着好奇心，生吞活剝地讀下去，我請求你放下這封信去做你忙迫的工作，去追求你甜蜜的愉快吧。若是到了黃昏的惠臨，或者稀星朗月之夜，那末，你才開始在孤單而沉寂的微光底下念這封信，一次兒念完。可是切不可坐在你的愛人懷抱中來念這封信呀！當我想到這種情況時，我的眼淚又不期然底往下去了。最好是在斜風細雨吹些淒涼來擾亂春情的時候，先生，你也許生些悲涼之感吧，

那時，藉着悲劇詩的環境來讀我的信，或者能夠探尋我心靈悲痛的痕跡呢。

其實，什麼詩意，什麼藝術的美感，在我貧困的心靈中，早已消逝了。我假如還是一個美的欣賞者——你看呀，站在這還沒有同梁武帝同歸于盡而仍然風光撩亂的雞鳴寺邊，一陣陣醉人的南風薰薰吹來；秀麗的湖山迷離的煙樹，和逗人想像感慨的前朝景物，顯然一幅美的圖畫展開在眼前，這不儘夠詩人的咏嘆了嗎？然而從生活的戰線上落伍下來的我，對此只有麻木，只有疲倦，只有慘愴！

C先生，且不說別的，只看我竟然由太平景象的湖南會跑到紛亂如麻的江南來，便明白我近來的生活狀況是如何的了。當我在湖南時，江南的消息是很令人恐怖的：有說南北軍已經在雨花台附近劇戰，城內的居民已在紛紛遷徙了；有說外國兵艦已在長江下游取了包圍式，預備黨軍攻克上海南京之日，便是中外武裝接觸之時；有說青年學生尤其遭北洋軍之忌，稍有形迹可疑，便是殺頭的；聽說工人和學生已經被殺千人以上了；

聽說上海租界已頒特種戒嚴令搜捕黨人；聽說英兵艦已經開始轟擊南京了！在這般白色的恐怖底下，呵呵我爲什麼還跑到江南來呢？或者你要疑我已神遊病者了。其實，我的朋友，都會千方百計的勸阻我，我竟悍然不顧他們的婉勸，偏向危險的境地航行，完全是爲了生活這個魔鬼的緣故。C先生，請你替我想：我在湖南的商埠地方，V地，生活那般昂貴，而我住在一位朋友家裏，一住便是兩個多月。蒙這位朋友的厚意，對於我加意照拂，他知道我當教員的貧乏，連車子費都周詳地照應我；但是他自己早已照顧不來了，暗中時常去典質衣物。咳！當我發現了他第若干次去典衣時，我還能視着顏安然住下去嗎？我的朋友望着我也只有苦笑。他說：他不能愛惜區區之物而遺棄朋友。他說：他之所以瞞着我去質當，是恐怕我的不安，接着他又解釋：他現在雖然當些衣物，那是沒用了的，他的生活還是很餘裕，並且不久便有一宗豐富的進款。天啊，他的生活那裏還得用上餘裕呢？他那裏還有大宗的收入呢？這話只能騙他的小孩吧。在那天的晚上，風雨淒淒之夜，我爲

了一件傷心愴神之事，便悄悄地在他抽屜裏拿了剛剛買來的六塊錢走了。先生，什麼「太平景象」，什麼「紛亂如麻」，這都是有產者的觀察區分，像我這樣生活陷入了絕境，要是在太平景象當中，只有眼看着他人尋歡作樂，而自己活活餓死；若到了紛亂的場所，正整個安全社會崩頹的時候，乘火打劫，或能望着一線生機呢。

本來，自計是萬死難逃一生的我，幸沒有與秋草同腐，得慶更生，這猶如受了春風恩惠的冬眠蟲，又在搖曳的晴空中跳舞了，從此天空地闊，任我翱翔了。況且我不是浪漫派的文學家，亦非頹廢詩人，雖不敢說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那傷春悲秋的诗和空自嗟嘆的小說總是不會做的。然而蹇連變成了我環境的魔王，我怎能還據洪爐而高歌？

先生，說到這兒，我不能自己的要向你追述這半年來的傷心史了。

我自從墮入武昌的圍城中，我們鎮日的恐怖，鎮日的提心吊膽，只要一粒彈不意飛向胸口時，一切的幻想都雲消雨散了。這樣的危險沒有那一秒鐘能夠避免的。本來要真

是中彈以後，也就痛快。但求生既是人的本能，誰個願意把自己未來的幻想白白地犧牲？平常所謂「悲哀」、「自殺」都是富貴人說風涼話。至于什麼詩人的愁，美人的病，失戀的苦，失志的恨，這些都是王孫公子們枉自造作的自哀——那有什麼可哀？[？]先生，想天下最苦的人，總莫如農夫和車夫這類的人了。啊啊！我們于今連農人車夫也不如呢！農人雖然一天的勞苦，晚上還有黃臉婆兒擁抱着圓他，好夢；車夫雖然一天的辛苦，到了晚上還得買幾兩燒酒，喝一個盡情的醉；只要兩支手和兩支腳還能夠動的人，決不愁沒飯吃吧。可是我們却已經絕粟十幾天了，還講得上吃黃燒酒。晚上只有往又濕又窒息的地窖裏面扒，還敢妄想黃臉婆的偎抱。天下最痛苦的，原是希望的斬絕，幻夢的打破。譬如一個決定了死刑的囚犯，縱使在獄中備受優待，也還有什麼生趣？最驚心觸目的便是當前陰霾的景象，千家萬戶，都緊閉着門，那裏還見着個美麗的情影。剛纔是車如流水馬如龍的武昌城呢，幾天的工夫，城頭上便安遍了黃色的軍幕，嚇得鴛鴦們都不敢則聲了。

其實，像我這般成了「籠中鳥」，「池中魚」，更比不上雀兒吧。是雀兒也輕便地飛渡城頭，飛渡江的那邊去了；是鼠兒也爬出城隙，逃出了徵生。只有這萬物之靈的人，却沒有方法解脫自己。最希奇的，是那些「姣姣佳人」，「翩翩公子」，這些耀人的肉的美，原來是點綴太平的飾物，到了都只有望着死路跑，那光輝與美麗都變成灰的慘白！假如說武昌是一座墓地，這些肉和血便是觸體的綠炎。

圍城四十天，不知餓死了多少壯年老幼，不知姦斃了多少太太小姐，不知被飛機大礮轟死了多少平民百姓！渺小的我呢，在卑濕的地窖裏面伏了半個月；在臭氣難聞的化學室裏面忍處了好些晚上，曾經整四十天的沒會剃髮和換衣了；曾經好多次，流彈從耳邊飛過；曾經幾回大礮彈掉在旁邊，幸而沒有炸裂；曾經吃過貓兒狗兒都不吃的芭蕉和草；曾經每一天只吃半杯子黑豆，捱了半個多月，最幸福的日子便是一碗極稀的稀飯了。叨天之福，居然沒有與秋草同腐，而逃出武昌這個狗洞來，只贏得頭髮長了幾寸，淺藍

長褂變成了黑衣，身上添了些親暱我的蝨兒，却瘦成一把，大約走不上百步便要頭昏腳酸，思想更薄弱得厲害。

已經是佳節又重陽的遼廓的深秋，蛇山的楓林都染成紫色，泥黃的江水已有些綠意了。我從腥氣欲嘔的武昌，踏過多少血的肉屍，才雇個小划兒在萬丈狂濤駭浪中渡到漢口來。江風冷酷的撲在身上，令人打顫，我才覺得這已經是桂子香殘，梧桐葉落的深秋，身上還是穿着薄薄的單衣，人家早已穿上棉衣和皮裘了。C先生，我這次的脫險，爲了我的家庭，我是自己很慶幸的。你要知道我的爸爸已經老態龍鍾了，我的媽媽雖然還不是很老，但因爲過度工作的結果，時常作病；弟妹呢，都還幼弱得可憐！假如我便這樣死却了，我的一家將來怎樣辦呢？不是一個很容易想像得到的悲劇的結局嗎？我的爸爸也許還要運用一把枯朽了的瘦骨去作工，我的媽媽也許還得忍着苦痛給人家做女傭，我的弟妹們將不知賣給什麼人家受太太小姐的凌辱，這是何等悲慘的想像呵！C先生，你也應

當替我慶幸，爲了我的家庭，我的能夠得着生還，的確是可喜的事。

四十多天在圍城中餓困的結果，身心都受了巨瘡，不僅爲着父母盼望的迫切，即爲恢復健康起見，也不能不回鄉裏面去修養。啊啊，一說到「故鄉」，我的心便怦怦地跳了。本來，戀愛故鄉，乃人情之常。古來大詩人如以四海爲家的李白也要「低頭思故鄉」，天涯若比隣的王勃也時時眷念他的故園；爲了「青春結伴好還鄉」，杜甫竟至「喜看狂」莫泊桑對於諾爾曼地方是如何的愛戀，法明士對於巴黎近郊色奴河的景色是如何的表現愛慕的深情？我既不是佛教徒，沒有斷絕情慾，自然不會忘情故鄉。但是，這七八年來流浪他鄉，不但沒有學會一技之長，也不會謀得一項值得誇耀于人的職務，便這樣兩袖清風地回去，不給鄉人齒冷嗎？最可痛恨的便是鄉人那般勢利的眼光，他們以爲小學畢業便等于從前的秀才，中學畢業生便等于從前的舉人，大學畢業則是進士資格了。咳！一個進士階級的大學畢業生回到鄉裏來，應該是如何鄉人所想像不到的威風！這種前世

紀的鄉人的觀念，在我們看來誠是可笑；可是像我這樣落拓歸去，也就無以自解。不過，憑着這次從圍城裏逃出來，也自可以拿來替自己掩飾，欺騙自己的爸爸媽媽——呵，那裏知道我的家庭早已破壞不堪呢！

在我的祖父時代，我的家庭是很殷實的。只因爲我的祖父愛仗義氣，有一次竟嘯聚羣衆去搗毀了一個慣走衙門的惡棍的家庭。C先生，這種羣衆運動在號稱民主政治的今日，尙且免不掉危險，在當日專制時代更是如何的可怕！爲了這件事，經過幾十年的控訟，惡棍有的是通神的錢，我的祖父便這樣被拖累着死了，我的家庭便這樣衰敗下來了。我的父親憑着自己幾十年的辛苦，才弄得家計稍稍寬裕。不幸的很，前幾年我的父親又受駐防軍隊的誣指爲通匪，罰了一筆很大的款項，這宗款項簡直費去我們的家產的大部分，家裏是這樣便慢慢支持不來了。然而我那可憐的爸爸，他永遠不向我們兒女說辛苦。却不料負擔越累越重，外強中乾，畢竟是最後的支持不住了。家裏負的債在兩千以

上，產業則不上百担租穀，這幾年因爲年成不佳，收入更屬微末——其實，即使年成佳，租穀完全收得進，也難得維持住呢。像這樣狼狽的情形，我回到家裏是異常的不安。家裏人對於我的加意待遇，以慰藉我在圍城中備受的痛苦，更加使我難堪！我只有自慚；只有痛哭！終於瞞着我的爸爸和媽媽，孤單地逃出故鄉來，我記得那正是舊曆新年的第二天，家家戶戶都在團圓熱鬧的時候。

還是好朋友的鼎力吹噓，才在Y地弄得一個中學教員的缺。C先生，這才是叫頑皮的小孩去受嚴師的教訓，才是叫浪漫的文人去教堂做禮拜了。我是時常這般說的：天下最辛苦的自是農民，天下最不自由的又莫如做惡姑的媳婦。當教員那般機械式的粉筆生涯，有農民那般辛苦；其要俯順學生的意志，又是做媳婦那般的不自由。話雖如此，但困難變成了環境的魔王，還有充分選擇職業的自由嗎？却真真不料到辛苦一個月的結果，只分到七塊大洋，付伙食費還不夠。咳！這是我們很容易想到的，一個人力車夫有了一個

月的辛勤，也不只賺到七塊錢的兩倍吧。

我從庶務室領了七塊大洋出來，本打算回到寄寓的朋友家裏去。偶然經過教職員寄宿舍，隨使走進老羅的房子裏去坐談話。房門是打開的，老羅却不在家。回頭來打算走。

「誰呀？」老羅在隔壁地理教員曾景的房裏問。

「……」我有意的不答話，將茶壺敲動幾下，給老羅一個謎猜。

「是茶房上茶，沒有誰呢。」地理教員說。

「喂，老曾，你知道吳一萍的故事沒有？」

「你是說他和女師倩瑩的戀愛嗎？」

「是呀。」

「怎不知道，我前幾天到老吳那兒去，他還說起的。據老吳說，只有這一點還使他留

戀着人生，點綴他在沙漠上旅行的光燄，不然……」

「但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羅搶着說。

「你說……」

「倩瑩已另有愛人了。」

「不見得。」

「你說『不見得』是理想，我說的是事實——其實你的理想也不對，現在的女人那個不顧幾個愛情的花樣來嬌人；猶之乎妓女做花頭一樣花頭做得越多越出風頭，越是紅姑娘。」

「倩瑩的新戀人究竟是誰？」

「我也沒看見，聽說是什麼大學的『普拉費司。』」

「資格頗夠——吳一萍呢？」

「他還不是在夢中。據老吳說，他前接到她的信，說是她因母親病回家省親去了。其實，她早已同她的新戀人到西湖去蜜月旅行了。我本幾次打算告訴老吳，但看着他近來惡劣的環境，瘦削的面龐總說不出口來。」

「……………」

C先生，我再不能往下聽，讓他們的話頭來剝割我的心靈了，我的靈魂已經敲碎，這簡直使我神經錯亂，簡直使我發狂，使我不能不立刻隔開Y地。C先生，我始終是跪在巨大的戀愛的帷幕的外頭，始終沒有了解帷幕裏面的神奇，假如倩瑩所給與我的愛都是虛偽。還是很清晰在我記憶中呢，我還記得當我圍在城中的時候，她寫了許多信兒給我，她在信裏面說了許多甜蜜的話兒，使我在圍城的痛苦，都化成嬈嬈的青煙，使我在圍城的枯朽生活，都變成美麗的光燄！我更不能忘記，我逃出圍城後，到了Y地，向她講到城裏的故事：

「有一次，城裏放婦孺們出城，每一個婦女允許一個男人同行。於是那成對的夫婦和一雙雙的情人都携着手兒出城去了。却丟了我們這一般孤獨的青年男子在城裏。」

「可惜我不在城裏呢！」倩瑩很便捷地說出來。

「可是她們這些情人們也終沒有出城呢。」

「也不打緊，與其一個人活在人間，不如和你一道死在城裏的好。」

「假如我真的死了啊！倩瑩……」我用手合着眼睛問她。

「那末，我只望地球的炸裂，宇宙的破亡！」

「那是不可能的事。」

「倘若我還沒有死時，趁着清明時節，我要穿着白衣，走上你的墓地，把我的眼淚，灑

遍墓地的花草。」倩瑩說時有些傷感了。

「啊，那是多麼慘酷的想像！」

「嗚！我倒忘記，你剛自可怕的圍城出來，不應儘管和你說那悲傷的話。今日天氣怪好，我們到那兒逛逛去吧。」

「岳麓山好不好？」

「好！」

.....

C先生，我也再不能一幕一幕往下想了，我的腕兒顫動得很，我的眼淚已經滴壞好幾頁紙了。Y埠是我和她的舊遊地，觸景傷懷，格外令人難堪；這是我不能不離開Y埠的最大原因。

到了漢口以後，才知道滬漢的交通斷絕了，才知道對外交涉格外嚴重了，許多「高等華人」都用重金搭外國輪船到漢口來，而我則偏偏設了千方百計搭了一個太古公司的小鐵駁到危險的江南來。C先生，這自然沒有半點兒奇怪，富貴人都一團團向着太

平的安全的場所跑，貧窮人都一團團向着危險的黑暗的場所跑，等到這一團團的人走到了絕境，無路可走的時候，爲了自己的生存的要求，自然不能不挺而走險，向那一團團人作防禦的血鬥。這是歷史表現給我們的事實，決不容否認的。其實，不要說遠大了呀，只就目前那種小鐵駁上面的生涯，已經儘夠詩人的詠嘆，小說家的憤懣了。一個還不滿三尺來高的小艙，從一個纔通人的小孔鑽進去。自然這個小孔便是我們光明的傳達室和空氣的交易所了。氣息的難聞那是不用說的。白的枕兒放下鋪板上去，馬上便變成黑的，床板上無量的臭蟲和蚤子，便是我晚上不速的佳客。船行的散緩，那又不用說了，最多每天百里，遇着大風浪時，一里不走也說不定呢。不知走了多少年月，也不知何月何日何時，才到南京。只得上船時才是闌珊的落花時節，而今夏夢漸濃，春光不知飛逝何處了呢。

C先生，這樣千紆萬轉居然也達了目的地，離開了那比中國舊式的牢獄還要髒些的暗艙生活，怎樣不叫我雀躍！怎樣不叫我學着杜甫的「漫卷詩書喜若狂」啊，天呀，那裏知道

當我走上岸檢查行李時，却少了兩件箱子。我慌去問船夫，船夫慢慢地答應：「我不知呀，先生的行李都檢到岸頭去了，不信你到艙裏來看。」船夫一壁說，一壁卻解纜放船流下去。我想叫划去趕，但是趕上去我在岸頭的行李又怎樣安置呢？而且是決趕不上了，縱使趕得上去，他並沒有證據在我手頭變起臉來，雙拳也敵不住衆手。我又想叫警察，但是掛着外國旗的船，警察怎敢去干涉呢？呵！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這一定是船夫們看着這兩個笨重的箱兒，以爲必有貴重的東西藏在裏面而偷了去，却不料他們拿去是一些兒也沒有用的書；在我却是唯一的產業，是我生活的憑藉，是我生命的寄託。這是我幾年來費了多少的心血，當衣服，賣稿費，託朋友，從各處辛苦地探求殷勤地積聚起來的書呀，于今却完了，都完了！還有我幾年來編著的稿件，都藏在箱子裏面，預備賣來作生活費的，都完了，完了！我原想到文化的江南來，至少作個文丐，賣文也可以度日，于今一本書都沒有了，拿什麼來參考呢？啊啊，現在「失學」，「失戀」，「失產」，「失業」都猶笑地向着我。

壓迫來了！經了萬千危險的殘生，也不久要活活餓死了！我的爸爸媽媽和弟妹妹們，對于我和靠望不着了，他們也許都要流離失所，家庭從此完了！但是龍鍾老態的爸爸，那裏還經得起嚴酷的風霜？幼弱的弟妹怎樣經得起惡劣社會的折磨？我恨不會死在圍城裏面與武昌城牆同歸于盡；我恨沒有手槍先槍斃了那拿愛情玩手勢戲的倩瑩，然後自決；我恨沒有掉下揚子江去，如石頭之沈淪于大海；我恨我爲什麼那般懦弱，不奮勇地趕上那船去，縱使死在那些船夫強梁的手裏，也死得痛快；我恨——

「我說，玄武湖的美和西湖又自不同；『明媚』和『倩艷』是西湖的美；『迷離』、『幽邃』則是玄武湖的美，嘯夫，你說對不對？你今天的遊興可滿意呀？」

「啊，今大我們可是沉醉在玄武湖中了。」

一聲柔和的笑聲，突如其來，把我激昂的思潮壓了下去。原來是一雙情人，遊湖纔罷，又來鷓鴣寺欣賞湖山的遠景。

「嘯夫，你從前總是說玄武湖不好，我便以為矯情，果然是了。如其不是矯情，那末，你的話不是自相矛盾？」

「你曉得我以前幾次遊湖，不是孤單地一個人，便是幾個男性在一起。每每看着別個情人雙雙，密語綿綿，總覺得自己缺乏什麼似的。縱使湖山多趣，也只添入寂寞傷懷之感，那裏還有遊興呵。」

「可是我便不這樣。我們從前單單女性們遊湖的時候，我也覺得有趣味。」

「你們自己便是藝術之花呢，欣賞自己也够趣味了。」

「瞎說！——嘯夫，不要儘管閑談，你只看紫金山在望，以台城雞鳴寺作背景，望去湖中煙樹迷離，倒斜了的夕陽，照着半壁湖山，若隱若現，這不是一幅活躍的好畫圖嗎？」

「可惜沒有什麼點綴！」

「什麼點綴呀？」

「一雙情人在 Kiss，擁抱……」

徒然震跳了我的心靈，在幾秒鐘的靜點中，他和她的頭已經合攏在一起了。C先生，你只想想，在剛剛失去愛之天使的我，舊地重遊，已經無窮的傷感了，又看着這種景形，會如何的心頭難堪？我身希望有什麼藥物能夠消滅人的幻想和回憶的，我定要毫不遲疑地吞下去。實在呢，我也知道春光不是我的了；我也沒有那般奢望。雖說我還只是二十歲的青年，但境遇這樣乖違，到于今覺得人生也只有那多的意義值得我們去追求。我于今只盼時間早早把我的青春期剝蝕了去，踏入中年時期去替油、鹽、柴、米和兒女們作馬牛。什麼國家大事，什麼社會人牛，早已在腦中消失，只憑着將來在烘人的斜陽底下作講給兒女們的故事資料，供笑談而已。

點滴的黃昏，把玄武湖裝成幽暗的晚景，夕陽逝去，忽來一陣蕭疎的風雨，吹着湖波，一浪一浪都親密地擁抱起來了。我不能自己的走下鷄鳴寺來。晚上，斜風橫雨更吹打得

厲害了。是助長我的悲哀吧？還是哀憐我的痛苦？C先生，夜已很深，我的話也太多，再不能往下寫了。也許你的愛人在埋怨你爲什麼還不去睡，也許你聽不慣這淒涼的話頭，那末，讓你們多情的夫婦去享受甜美的夢吧。容那天風江雨的吹打，台城底下，一個無知的少年的夢，輕輕地入了湖中……

十六，五，八，完稿。

第四部 寺邊

一一一